



简爱

上 JIANAI

免责声明

本E书的制作和发表，仅限于连环画爱好者学习、交流、欣赏之用，版权归属于原绘画者及出版社，请于下载欣赏后24小时以内自觉、及时地删除，切勿用于商业用途，否则所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违反此规定者全部负责。如喜欢请购买原版图书！

連環畫E書論壇

<http://lianshu.uu1001.cn>

連環畫E書

<http://lianshu.uu1001.com>



简 爱

(上)

李遵义 改编

庞邦本 绘画

森木风雨 扫描

锦马超 制作



连环画出版社
<http://lianshu.uu1001.cn>

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【内容介绍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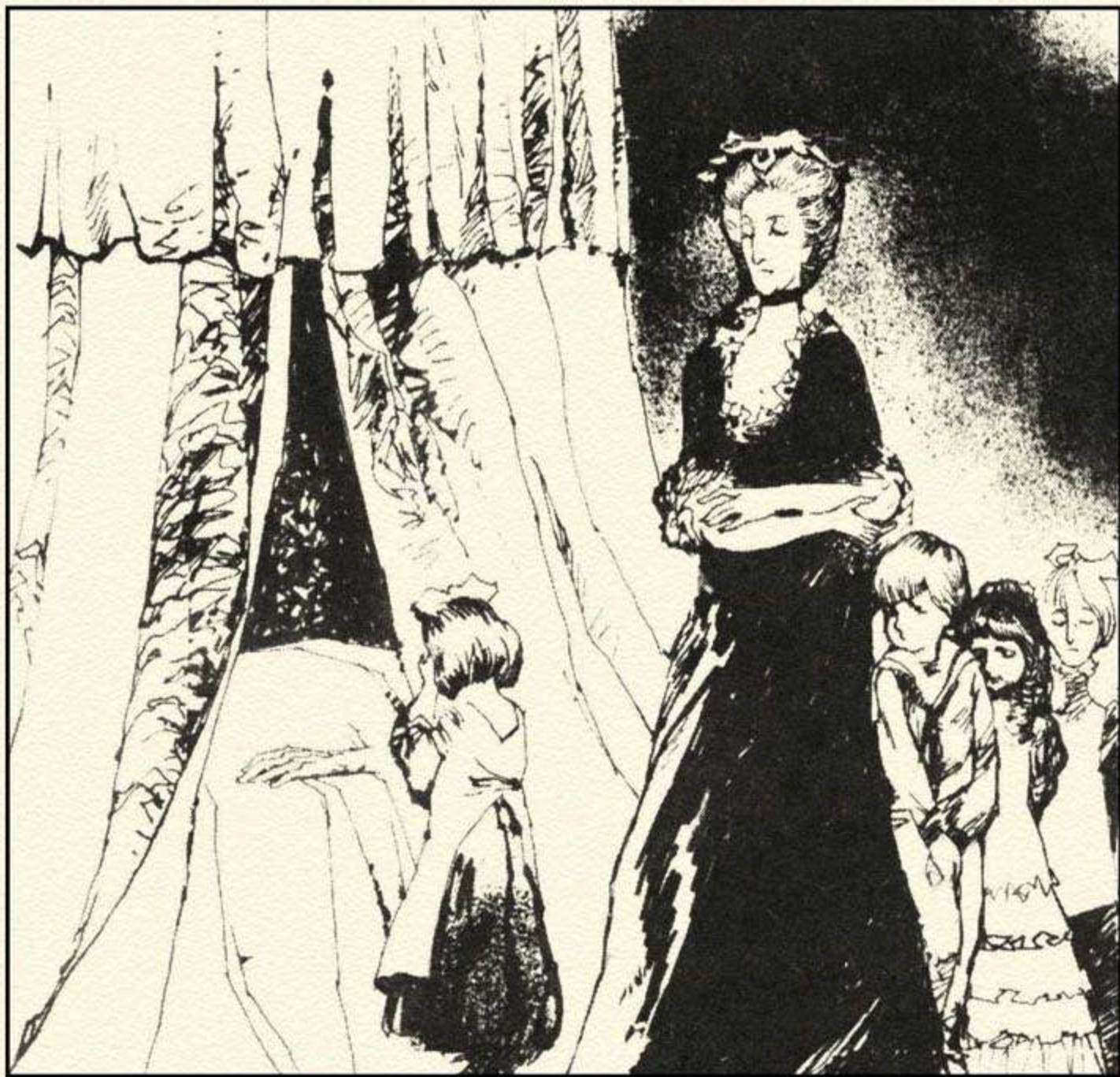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根据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长篇同名小说编绘的，连环画分上下两册，这是上册

它描写英国一个贫苦少女简·爱失去父母后，被有钱的舅舅收养。舅舅死后，她遭到舅妈一家大小的百般虐待，又送她到劳渥德慈善学校去。那里也是实行惩罚肉体的残酷教育，使简·爱继续受到虐待和凌辱。熬过了八年，她怀着对社会和家庭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愿望，应聘到了桑菲尔德庄园，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养女做家庭教师。由于精神境界相通，简·爱与愤世嫉俗的罗切斯特建立了感情。

封面设计 李 铁



我的名字
叫简·爱。我
的父亲是个穷
牧师。在我很
小的时候，他
和我的母亲因
为闹热病死了。
我的舅舅里
德，把我领到
他家去抚养。



他跟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住在盖兹海德的一座大房子里。他是个仁慈的人，对我很照顾。但是，我到他家不久，他就去世了。



我的舅妈和几个表兄表姐，对我很不好；特别是大孩子约翰·里德更厉害。约翰·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，长得肥头大耳。我才十岁，比他年纪小，他常常欺负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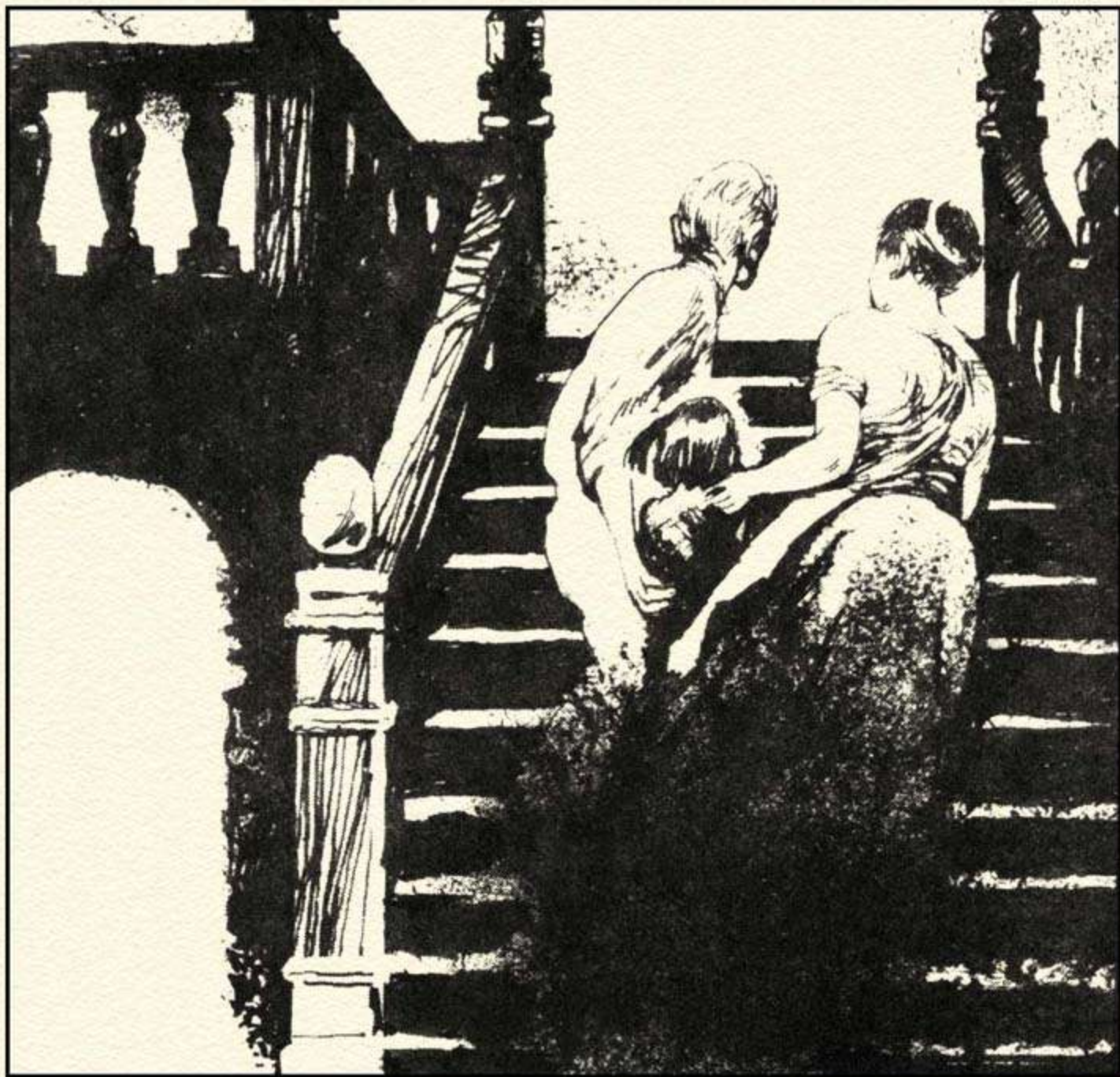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约翰招呼我：“到这里来，简·爱。”我正在读书，不得不停下来，因为我怕他。当我走近他时，他一把夺过书，叫道：“这是我的课本，你没有权利拿我的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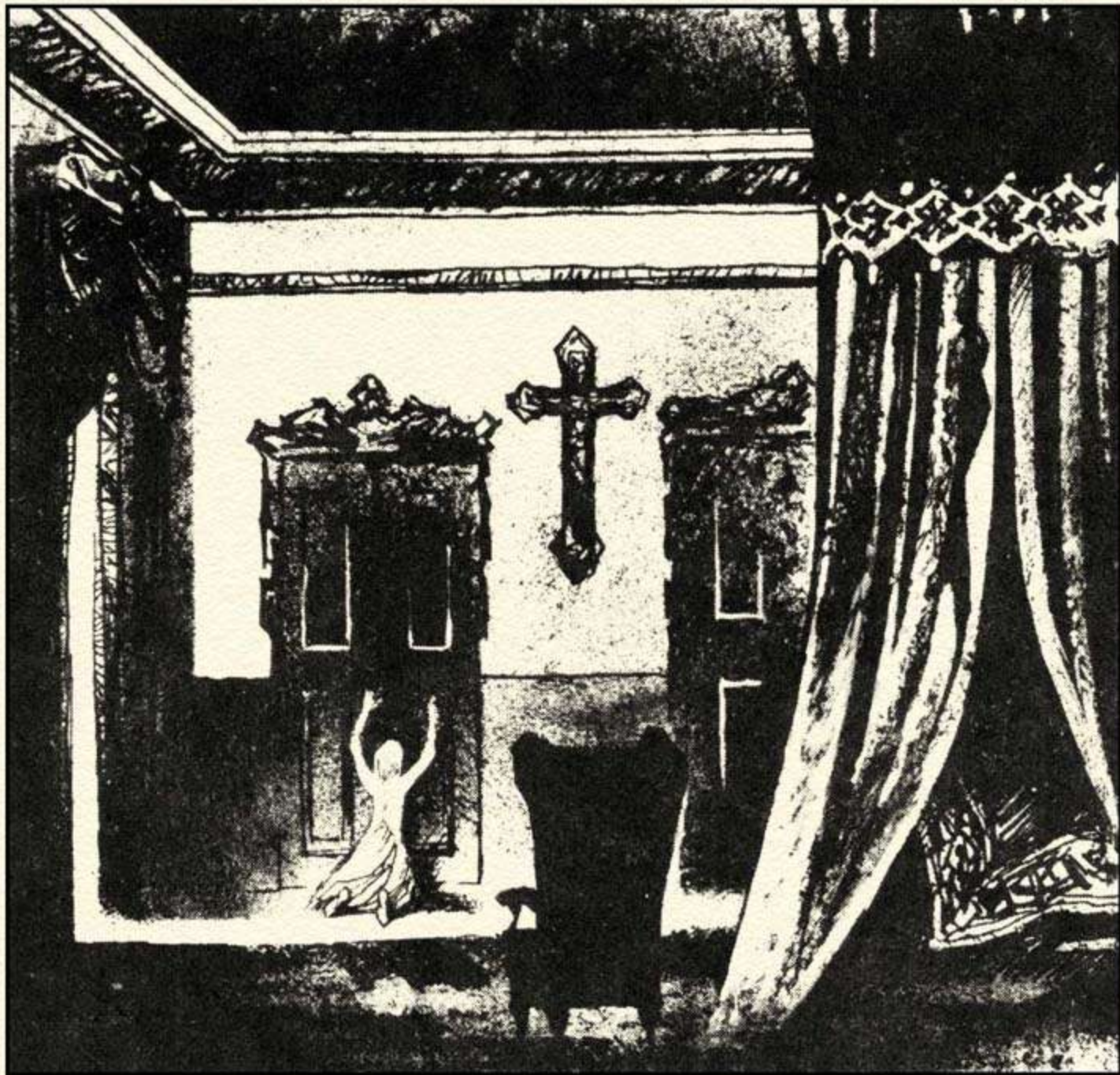
约翰举起书朝我打来，我惊叫一声往旁边一闪。然而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书扔过来，正好打在我身上。我跌倒了，头撞在门上，磕破了。磕破的地方，淌出了血。



我恐惧地喊叫起来：“缺德的狠毒的孩子！”约翰揪住我的头发，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滴下来。我疼痛到了极点，发疯似地跟他打起来。



他的妈妈跑进屋里来，厉声叫道：“啊呀！多撒泼啊，居然敢打约翰少爷！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。”立刻就有人上前抓住我，把我硬往楼上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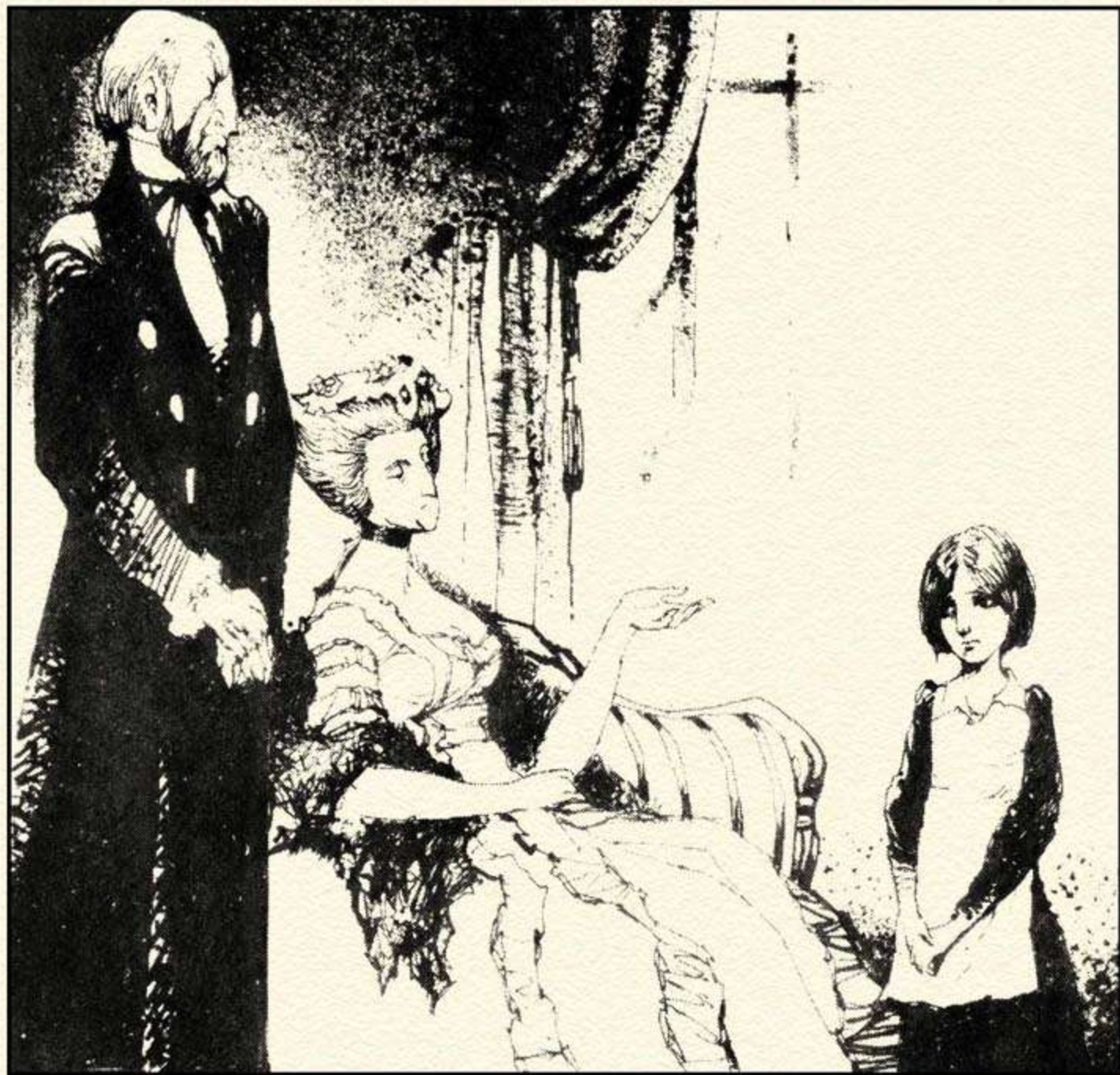
我被拽进红屋子。一间又冷又黑的卧室，是我的舅舅死去的地方。我害怕，便使劲捶门：“让我出去！让我出去！”我的舅妈一点也不怜悯我，直到我昏了过去。



我感到象做了一场恐怖的噩梦似地醒了过来。我躺在自己的床上。医生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，正低着头看我。别人都走出屋去以后，善良的医生跟我进行了交谈。



当他听说我爹妈都已死去而不幸的时候，他很同情我。这时，我舅妈进来了。医生说：“这孩子应当送到学校里去读书。”我舅妈点了点头，没有吱声。



几个星期以后，一个客人来到盖兹海德。我的舅妈把我找去，见那个高个黑皮地的男人站在地毯上。我的舅妈说：“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，这是简·爱。”



“你是个
好孩子吗？”
客人问道。在
个人想法不一
样时，我不能
回答“是”，
或“不是”。
我一声不吭。
我的舅妈说：
“她是个顽皮
的，也是个爱
撒谎的孩子，
把这告诉给学
校的老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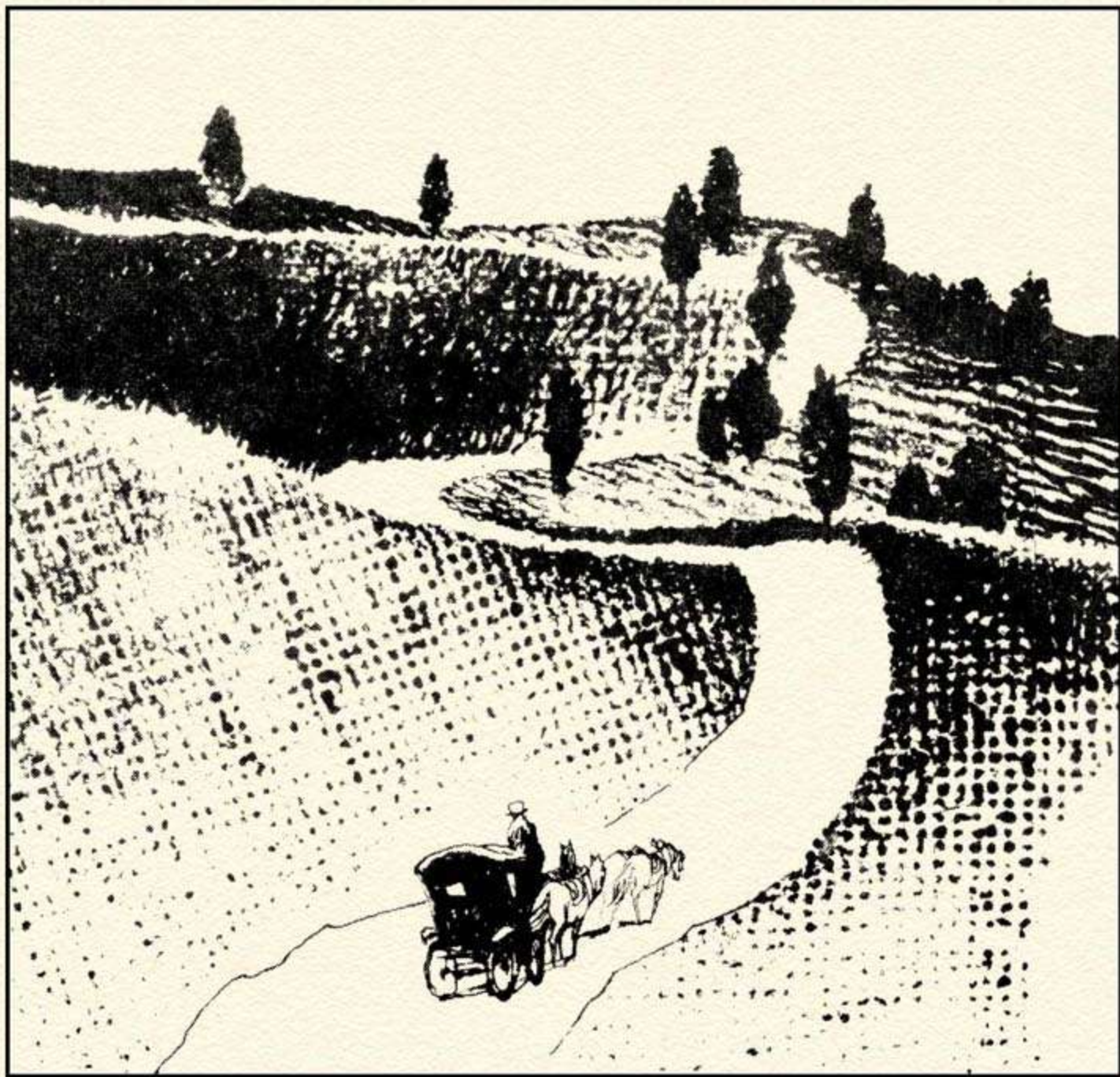
布洛克尔赫斯特说：“多可悲的缺点！我一定把她的情况告诉给校长谭波尔小姐，好好看管她。”我的舅妈说：“我希望用严厉的方式来教养她。至于假期嘛，都让她在劳渥德过。”



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走了。“我不是一个撒谎的人！”我发作起来，“要是让我说‘我爱你’，我绝不那样说。除了约翰·里德，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！你的心眼又坏又残忍！”



我的舅妈说：“你怎么竟敢这样说？简·爱。”我叫道：“这是事实！里德太太，快点让我上学校。我讨厌在这里呆下去了！”“我真地要早点送她进学校。”舅妈自言自语地说，走出屋去。



一个寒冷的早晨，我从盖兹海德坐马车到劳渥德学校去。这车子由四匹马拉着，走了整整一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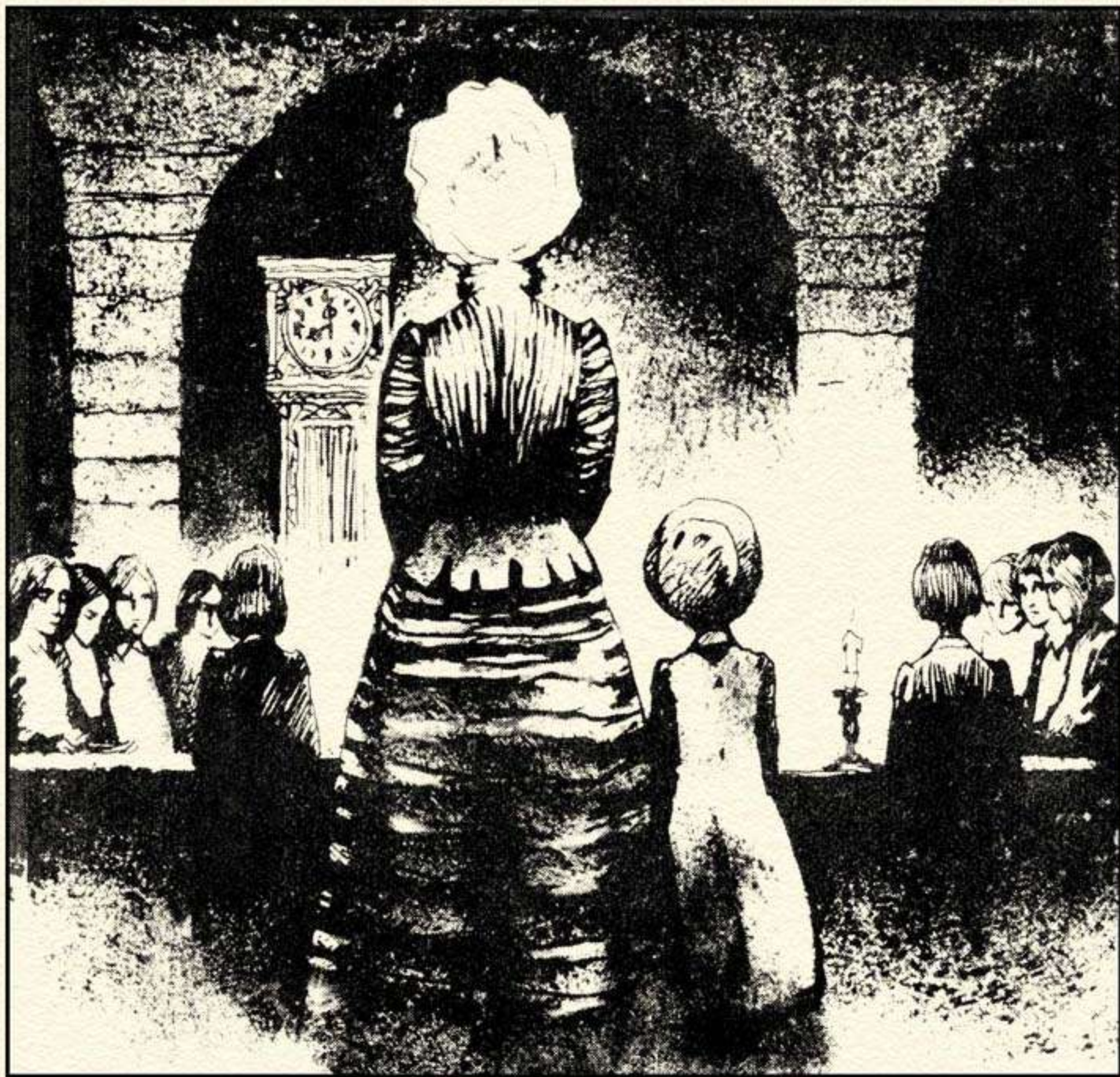
车子停下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一个象仆人似的女人站在车门口，问道：“这儿有个叫简·爱的小姑娘吗？”我应了声“有”，就给抱下马车；我的箱子也给卸下来，马车立刻又驶走了。



我已到了
劳渥德。透过
夜幕，我看见
一所大房子，
灯光从许多窗
户里射出来。
我被那仆人领
着走进屋，去
到校长谭波尔
小姐那里。



谭波尔小姐和颜悦色地问我：“你累了吗？亲爱的。”我答道：“有一点点儿，太太。”她对一个教员说：“米勒小姐，带她去吃晚饭，然后安置她去睡觉。”



米勒小姐带我到一个又宽又长的屋子。那里每一头都有两张大的松木桌，每张桌子上点着一对蜡烛，一群从九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姑娘，坐在桌子周围的凳子上学习功课。



在朦胧的烛光下，我似乎数不清人数，虽然实际上也不过八十个姑娘。她们一律都穿着式样古怪的棕色布衣服，外面罩着长长的荷兰麻布围裙。米勒小姐让我坐在靠近门的一个凳子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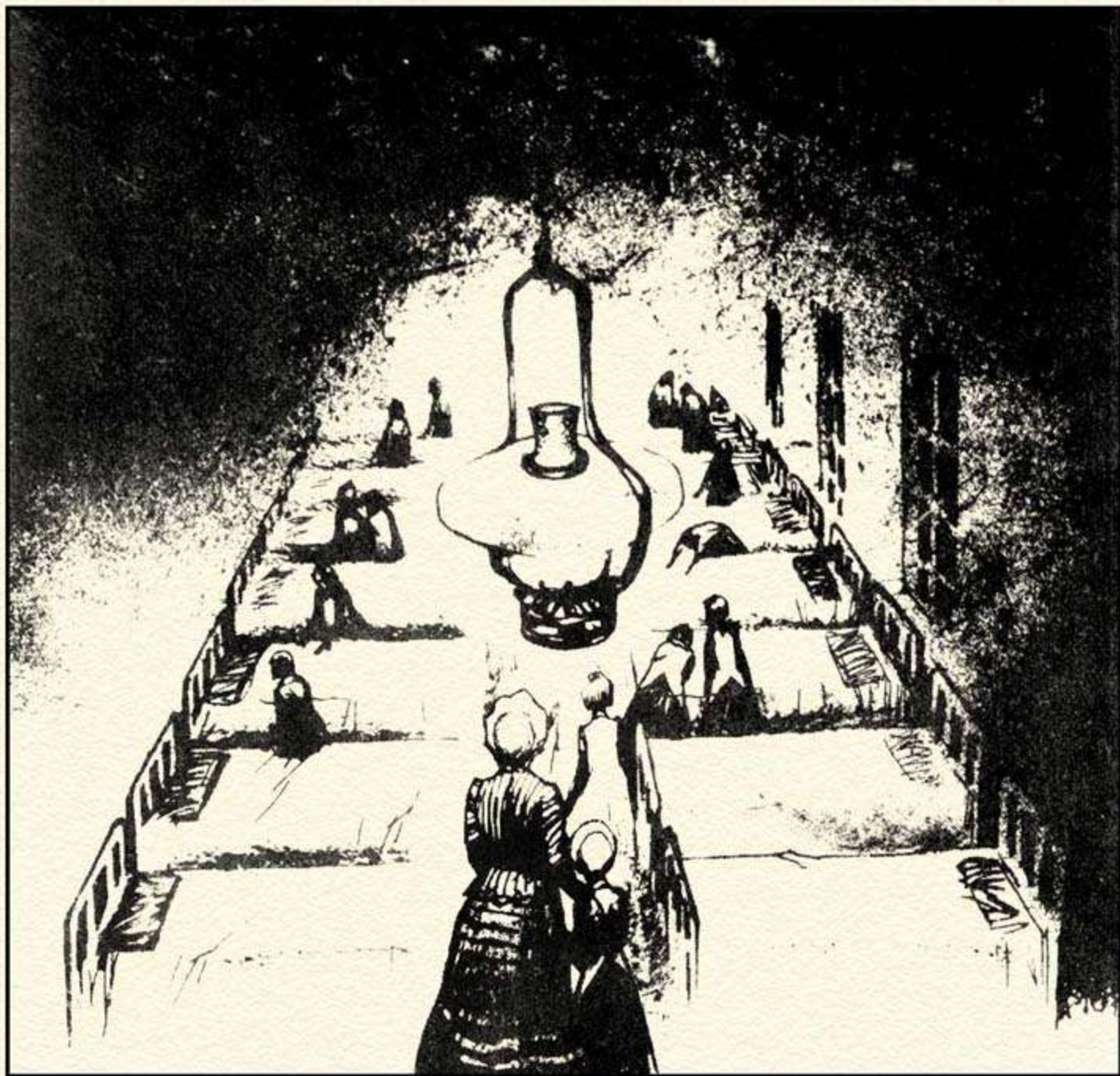
米勒小姐叫道：“班长们，把课本收起来放好！”四个高高的姑娘从各张不同的桌子旁站起来，各走了一圈，把书收集起来放好。



米勒小姐又发命令：“班长们，去把晚饭拿来！”那几个高个子姑娘出去了。一会儿就回来，每人拿着一个大盘子，上面放着燕麦饼，盘子中央放着一壶水和一个杯子。



她们把这些盘子送了一圈。挨到我的时候，激动和疲劳使我不想吃东西，只喝了点水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看见，那是一张薄薄的燕麦饼，给分成了好多份。



晚饭后，
我们做了祈
祷，然后就去
睡觉。卧室非
常长，象教室
一样。每边放
一排床，放得
十分挤，每张
床上睡两个
人。



姑娘们迅速脱去衣服。米勒小姐叫我跟她睡在一张床上。十分钟以后，熄了灯；屋子里寂静无声，漆黑一片。我很快就睡着了。我太疲劳了，这一夜连梦也没做。



第二天一早，一阵钟声将我吵醒。姑娘们很快穿好衣服。在早饭前，我们到阴冷的教室里去做祷告，然后到饭厅里去吃饭。



两张长桌上，放着一盆盆麦片粥。麦片粥不是滋味，虽然我饿得心慌也不想吃它。我在劳渥德的第一天，过得慢腾腾的。天气冷得很，我们穿得很单薄，吃得太少，所以都觉得又冷又饿。



一天，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来到学校巡视。他穿着大衣，钮扣都扣紧了，看上去比以前更长，更细，更严厉。这时候，他反剪着手站在教室里的壁炉跟前，威风凛凛地察看着全校学生。



我记得我舅妈当着他的面说了那些恶意中伤我的话，我不愿让布洛克赫斯特先生看见，就装着做算术，把石板举得高高的，遮住自己的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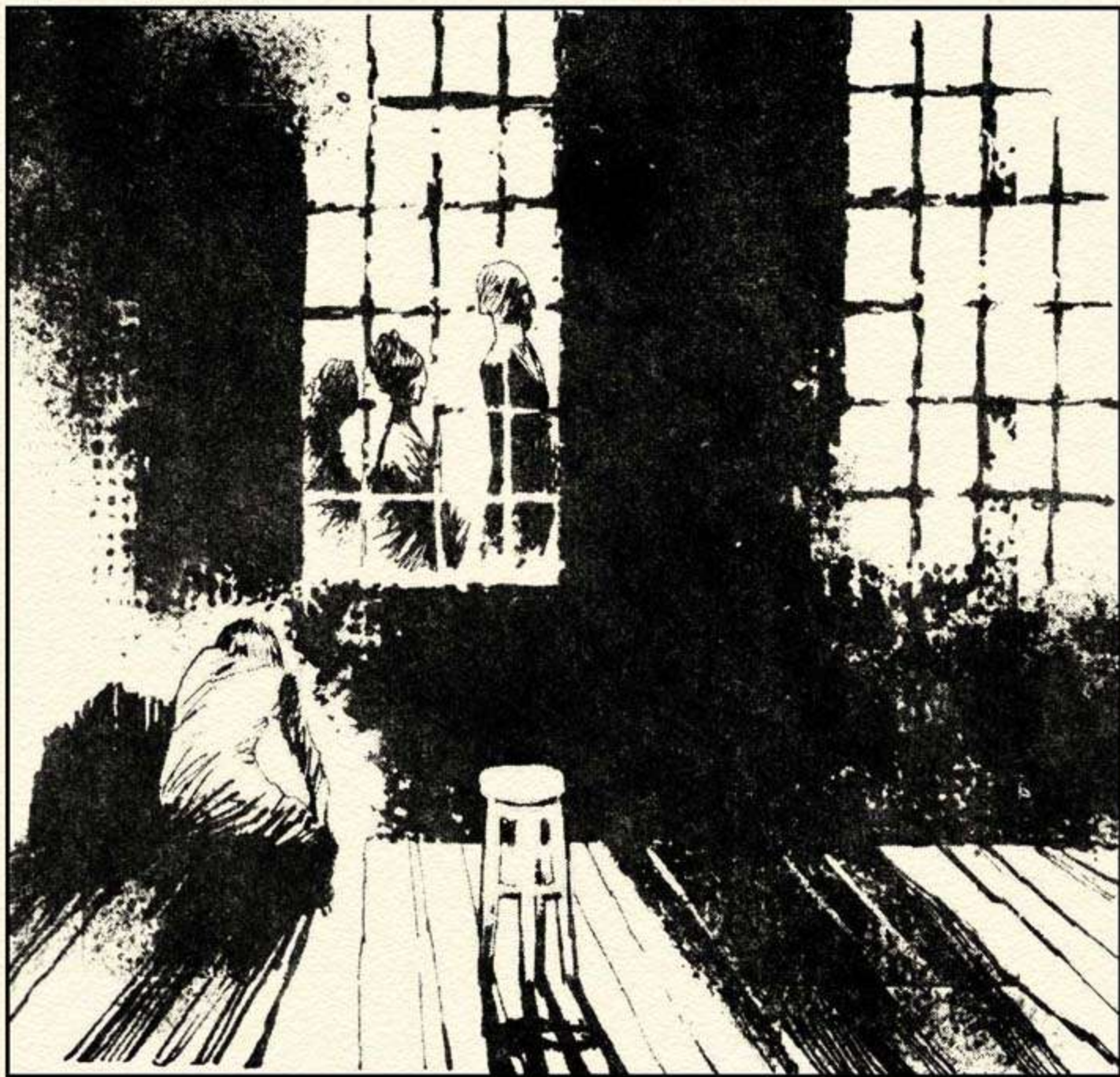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不小心，石板竟从我手里滑下来，砰地一声掉在地上摔破了，惹得人人都马上朝我看。“粗心的姑娘！”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说，“到这里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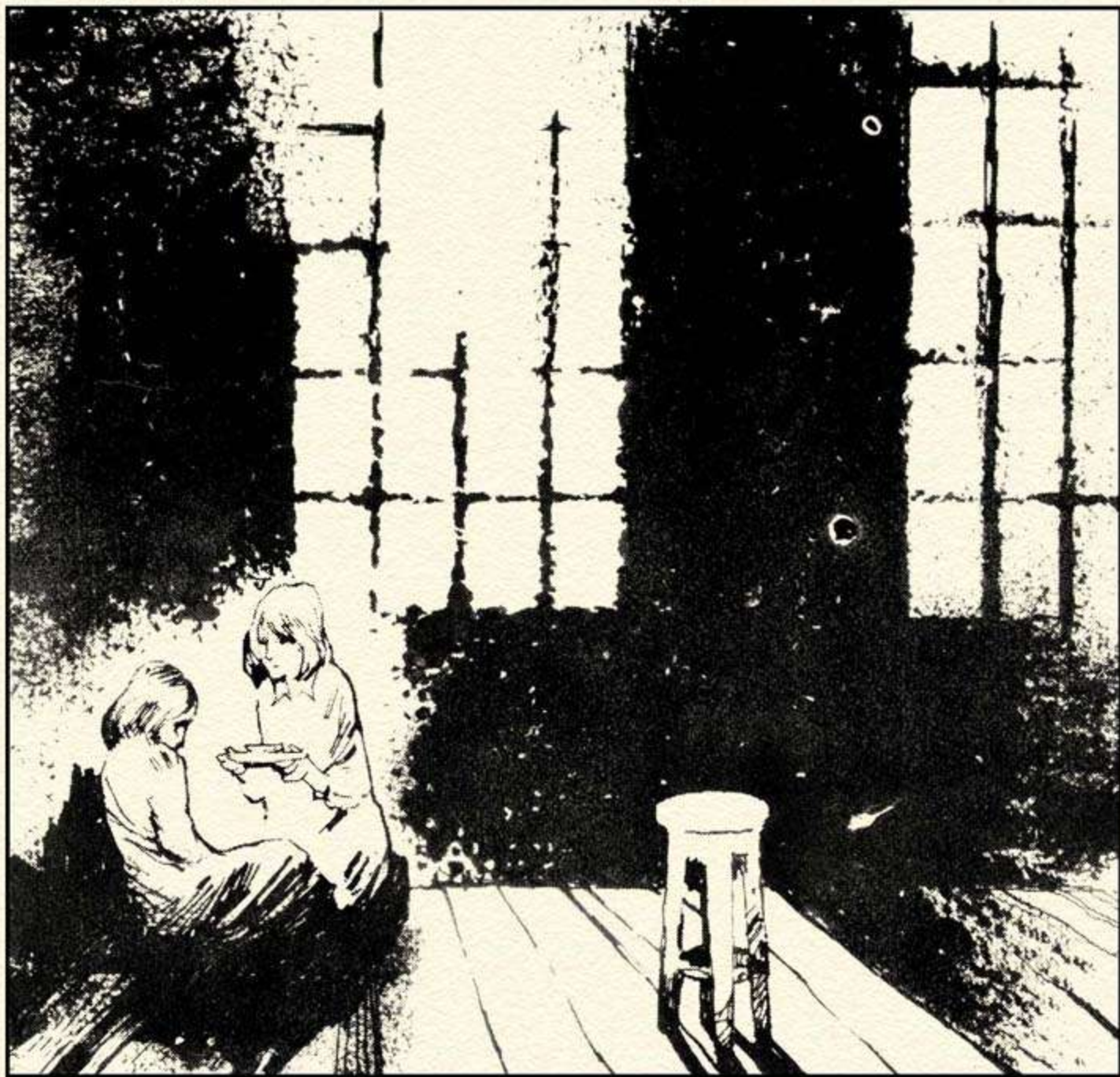
我十分害怕，但不得不走上前去。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命令我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站着，让我受罚。



“你们都瞧这个女孩子。”他说，“她是个顽皮的孩子。她那个仁慈的舅妈对她没办法，才把她送来。孩子们，不要跟她说话；教师们，要仔细看住她。这姑娘是个撒谎者，让她在这里站半点钟！”



在半小时
结束前，布洛
克尔赫斯特先
生带着他的太
太和他的两位
小姐，回了家。
姑娘们都喝茶
去了；我独自
一个被留下来。
我从凳子上下
来，坐在一个
角落的地板上
哭泣。



我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，她是个年纪较大的姑娘，名叫海伦·彭斯。她是个善良而友爱的人。她给我带来一些吃的，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坐下。



“不要哭，吃点东西吧，简。”海伦安慰我，她说，“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喜欢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。他不是一个人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事实上，大部分人都同情你。”



海伦使我平静下来。我把头靠在她肩上，用胳膊搂着她的腰；她把我拉过去，让我偎依着她。海伦说完话，有点儿气喘，短短地咳嗽了一阵。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关切。



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不久，谭波尔小姐进来了。“我来找你，简。”她说，“到我屋里去。海伦，你也可以来。”我们跟谭波尔小姐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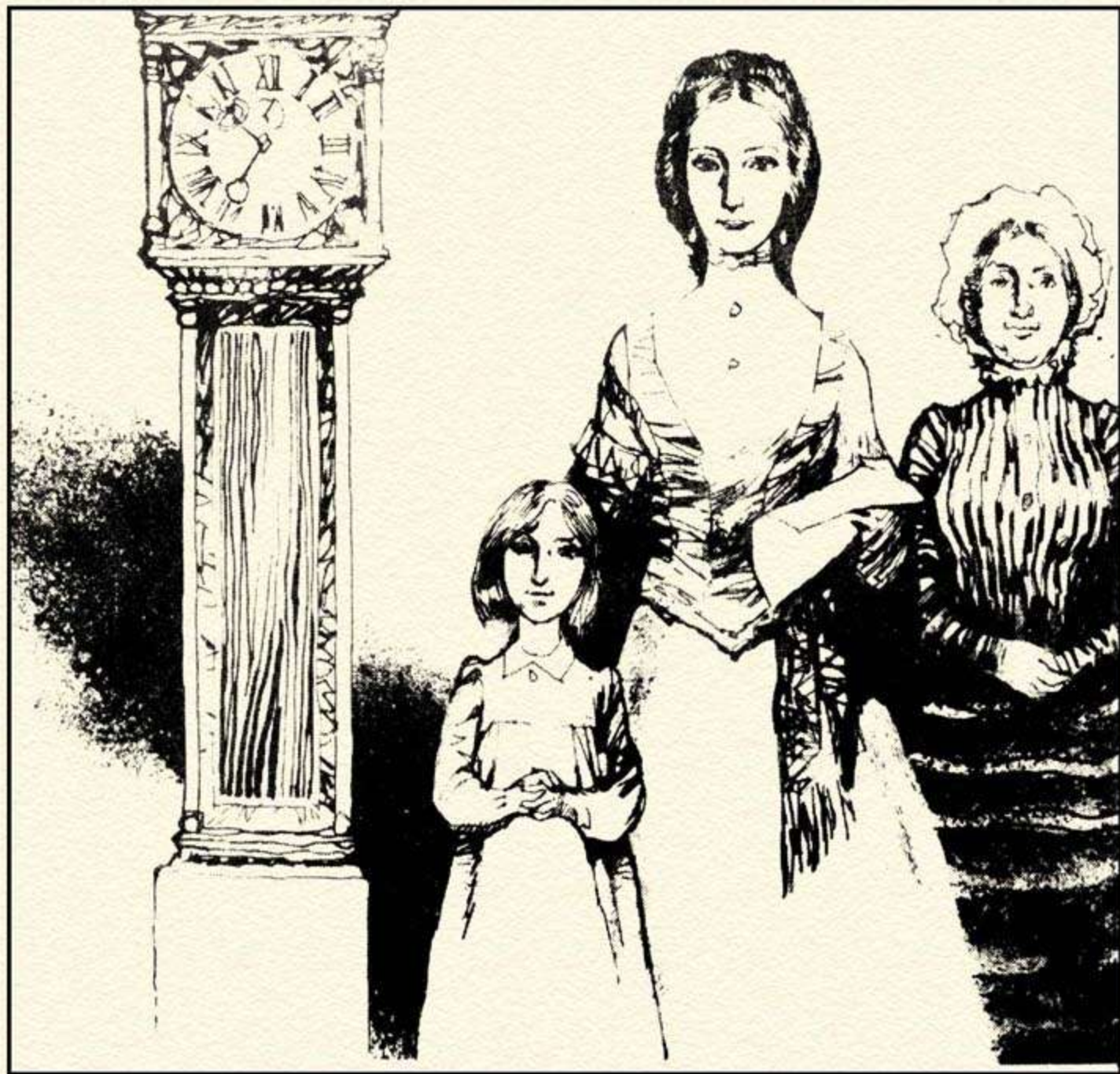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房间里生着熊熊的火，暖和而又令人愉快。我们靠火炉坐下来喝茶。“你的悲哀都哭完了没有？”谭波尔小姐低下头看着我的脸问。“我绝不那样做，因为我是冤枉的。”我说。



谭波尔小姐问了我的情况，我说：“我不是一个顽皮的坏孩子。”我告诉她，关于我在盖兹海德的时候，也谈到里德舅妈，还说到我被锁到红屋子的时候，医生去看我的事。



“关于你的情况，我要写信问医生。”谭波尔小姐说，“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。简，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事实真相。”她吻吻我，又吻了吻海伦，留我们一起吃点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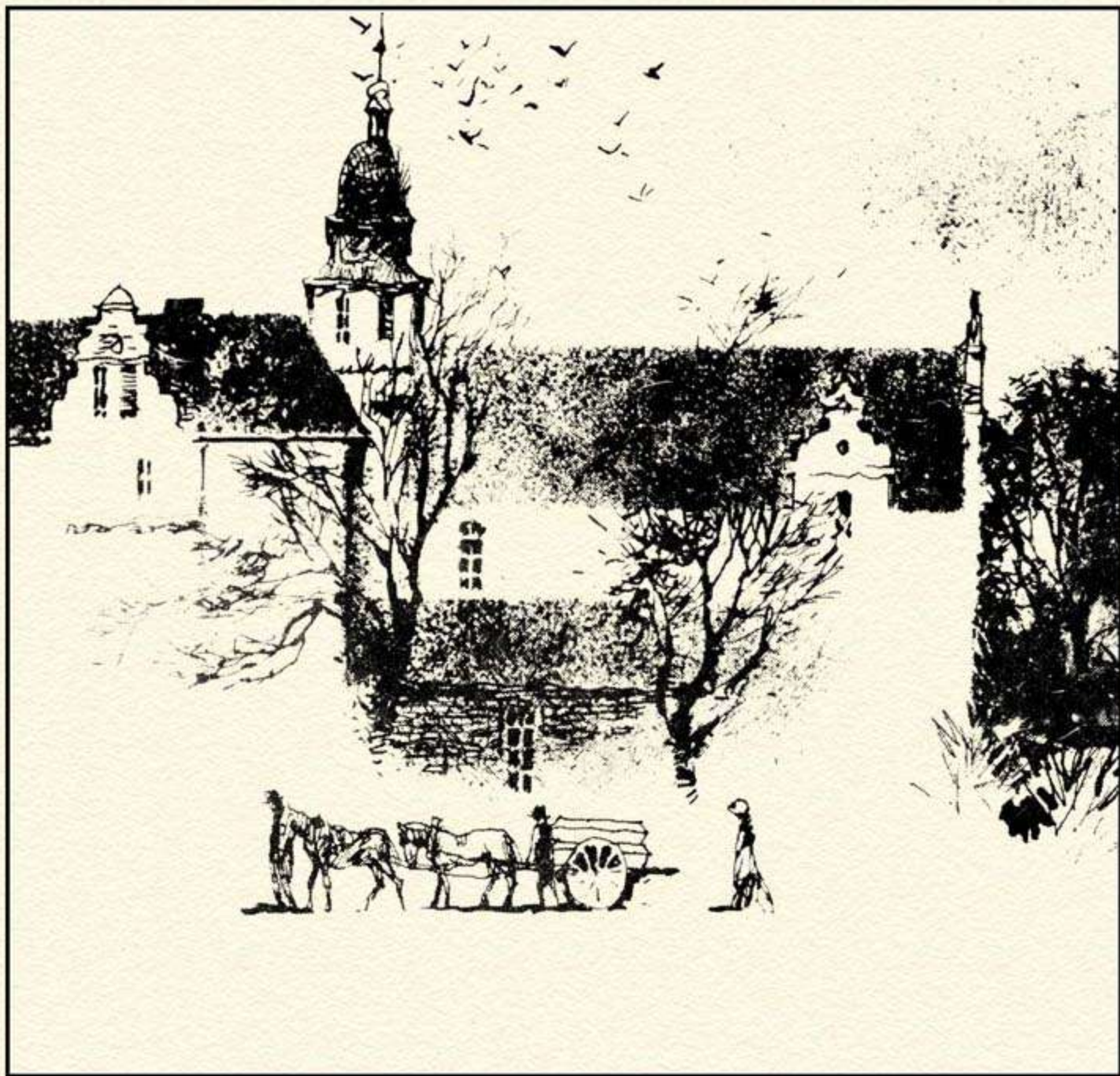
一周以后，谭波尔小姐收到了医生的回信。她把全校里所有的人都召集拢来，说：“我真高兴地告诉你们，那种把简·爱说成顽皮的话，是极不真实的。”



教师们都过来跟我握手，吻我。站在排里的同学们发出了一阵欢乐的嗡嗡声。从那天起，我在劳渥德变得快乐起来。我比以前更加喜欢谭波尔小姐了。



在寒冷的冬天过去以后，春天来了。气候暖和起来，我们开始享受着阳光的温暖。劳渥德是坐落在树木环绕的低洼的山谷里，到处长满了野草和鲜花。美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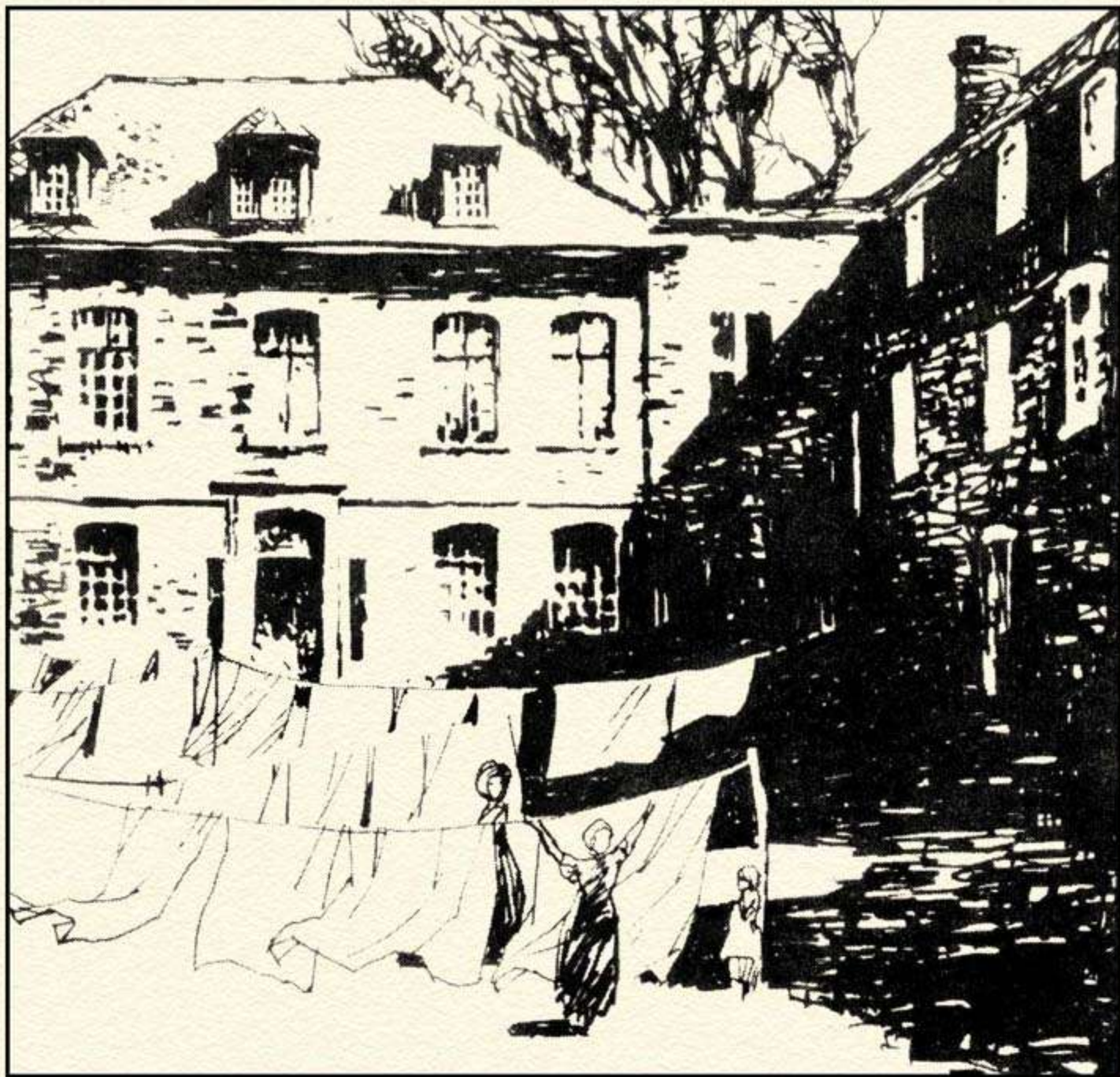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里，热病流行起来。劳渥德这所孤儿院，既潮湿又拥挤不堪，很不卫生。开始有一个姑娘得了斑疹伤寒病，接着又传染给别人，直到大半学生都卧床不起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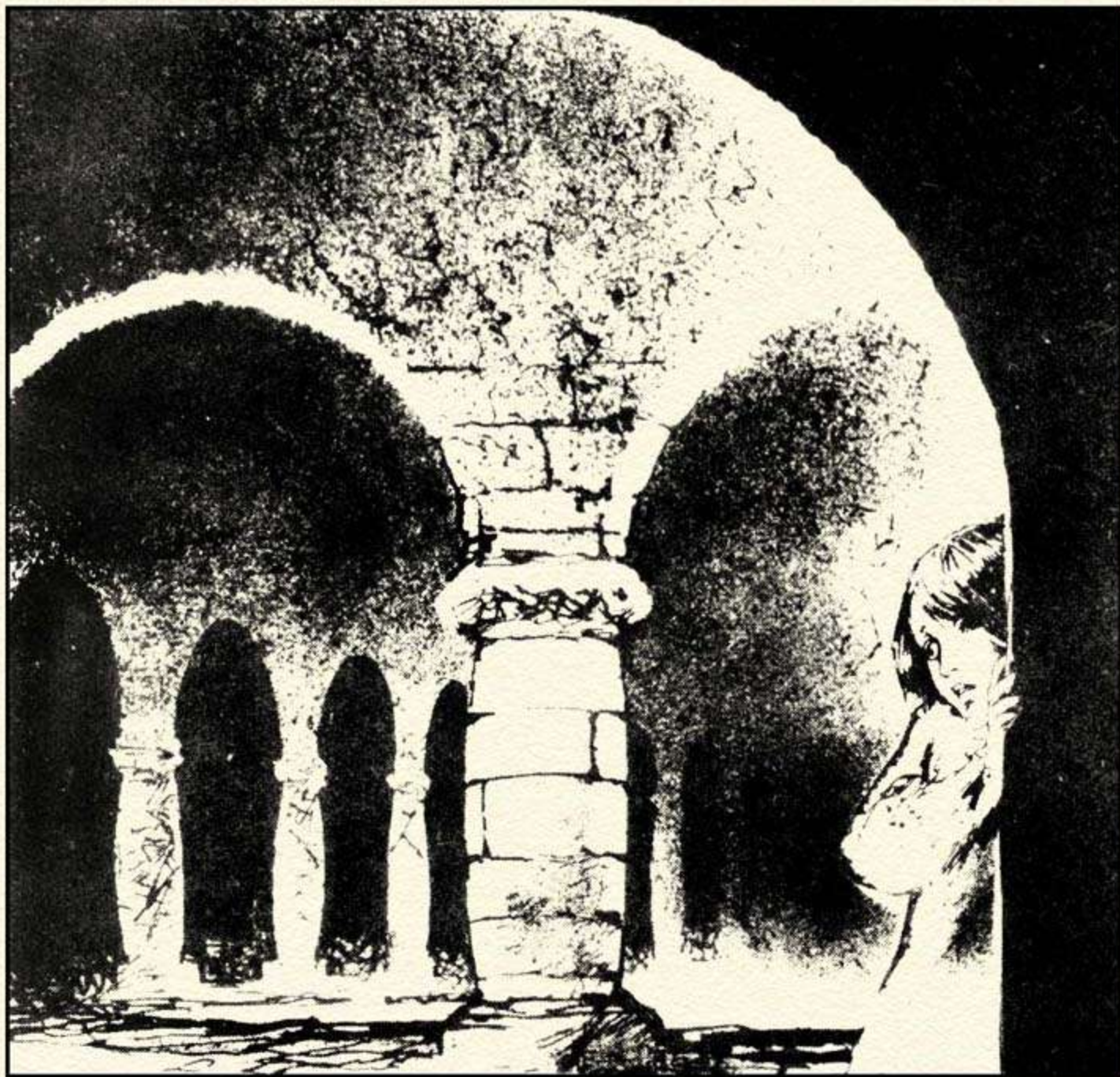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学生被送到亲戚朋友家去，有些因病重死了。教师们因忙于看护病人，没有授课。我和其他一些没生病的人，可以在户外活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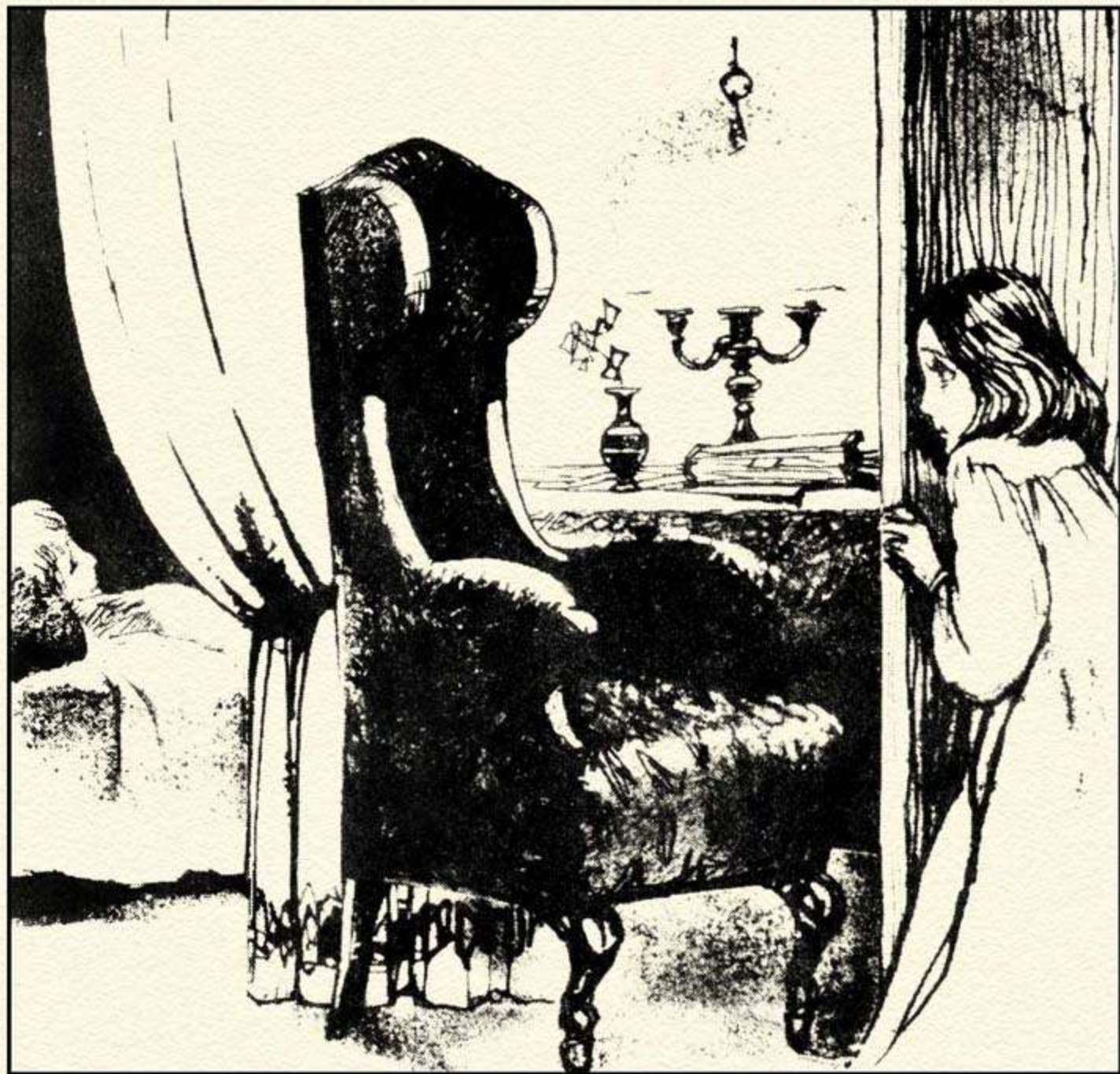
从早到晚，我们象吉卜赛人般地在树林子里游荡，吃野餐，采野花，还在河里玩水。我们多么喜欢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要是海伦·彭斯在这儿多好，我老是这样想。



海伦·彭斯已经成了我的朋友，她病得很厉害。学校不允许任何人去看她。一天，听一个护士说：“海伦在这儿呆不长了……”我觉得我必须去看看海伦·彭斯。



据说，海伦并没有和伤寒病人住在一起，因为她生的是肺病，不是斑疹伤寒。那天夜里，当所有的姑娘都睡下时，我起床去找海伦。



谭波尔小姐的房门开着，一丝微弱的灯光射了出来。我往房里瞅了瞅，谭波尔小姐不在那里。当我望见白色帐幔的后边露出海伦的床时，我轻声叫着：“海伦！你醒着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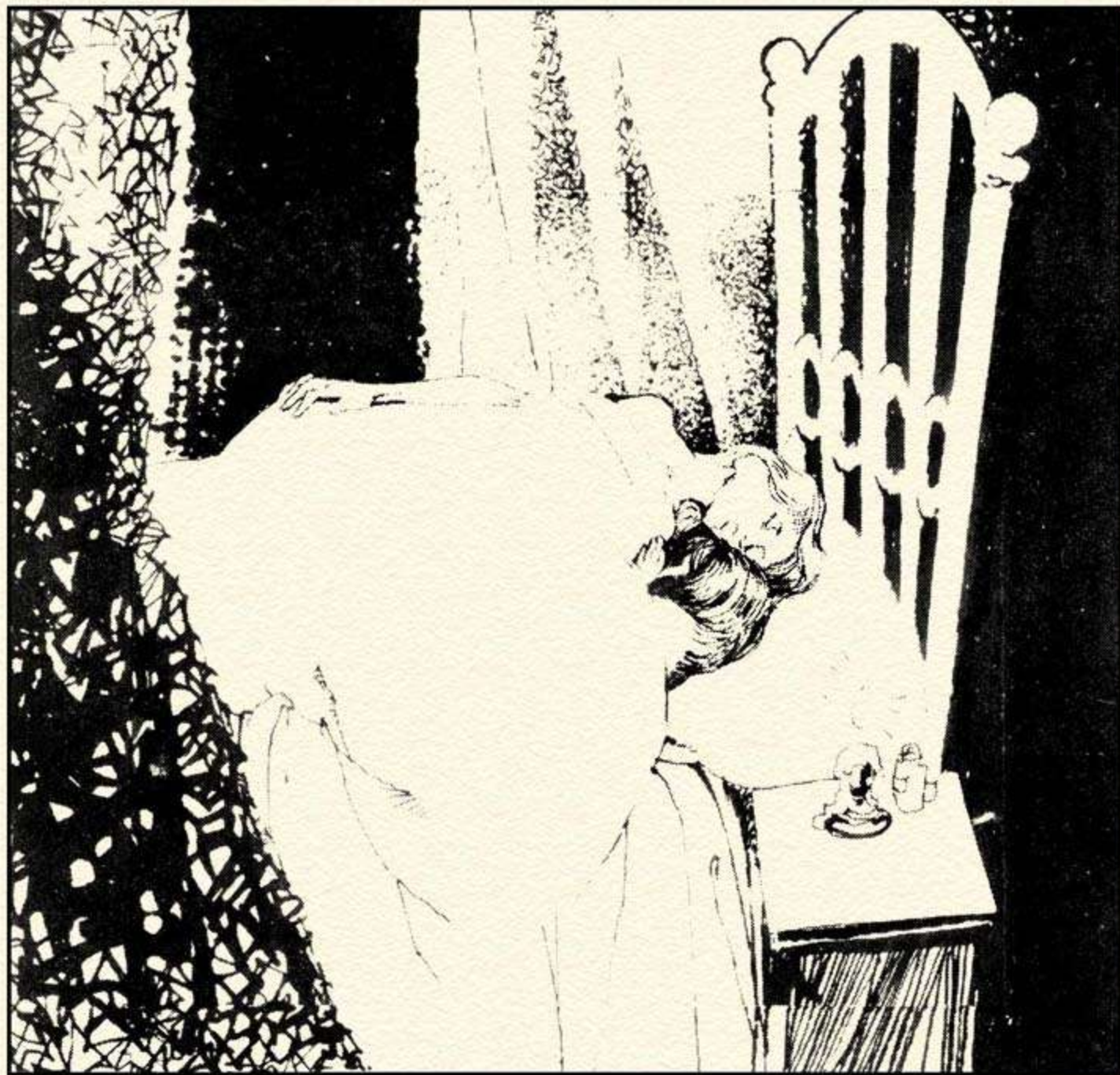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你，简？”她用柔弱的嗓音问。我看见她的脸，既苍白又消瘦，可是她象以前一样地向我微笑着。我爬上她的床，吻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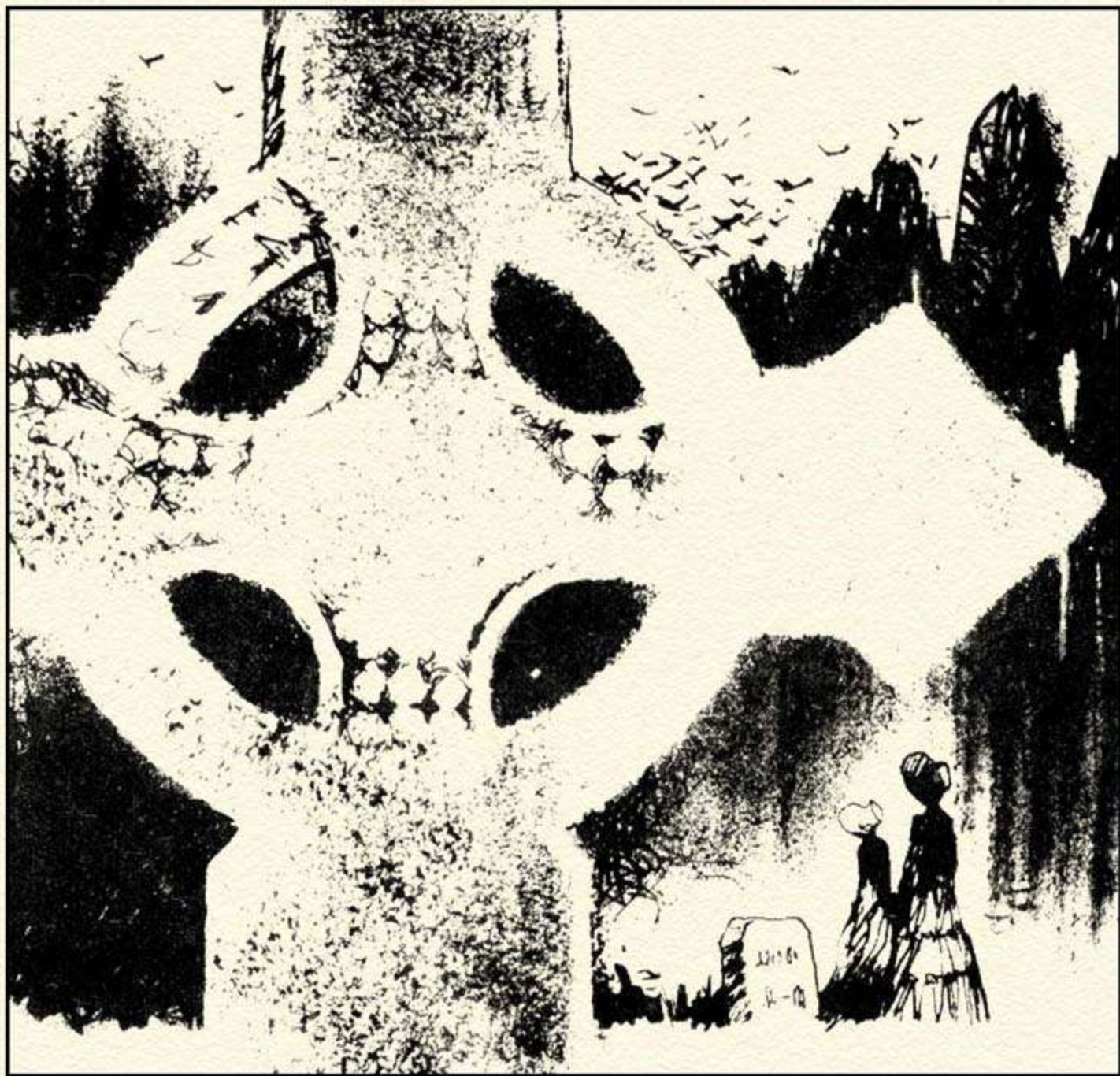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听说你病得很重，我来看你的。”我摸着她的额头说。“你是来跟我告别的罗？”“你要上哪儿去吗，海伦？”“是的，我要回到我永久的家——我最后的家去。”



“不，不，海伦！”我尽力忍着不哭，悲痛极了。海伦一阵咳嗽起来。咳嗽过去以后，她精疲力竭地躺了几分钟，接着又低声说：“简，你的小脚光着；躺下来，盖上我的被子。”



海伦用被子给我盖上，用胳膊搂着我。我紧紧偎依着她。“我觉得好象我困了，不要离开我，简。”她说，“我高兴有你在你身边。”我们很快就睡着了。



当我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有人把我弄回我自己的宿舍去。海伦已经死了，她的坟在布洛克尔桥墓地里。



我在劳渥德孤儿院住了八年。我努力做功课。在满六年时，我当了班长，然后叫我当教员。



经过这些年，谭波尔小姐象是我的母亲和朋友，又是我的老师。在学校里，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，比从任何人那儿学到的都多。同时，有她在劳渥德，我感到满意和愉快。



在我执教两年时，谭波尔小姐同一个牧师结了婚。当我目送着她和她的丈夫，坐上马车，离开学校时，我知道在劳渥德没有她，我就没有幸福。我必须到新的地方，寻找别的工作去。


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？我对外界一无所知。可是一张报纸给了我一个启示，我在《先驱报》上登了一则寻找职业的广告，要求答复者把回信写给洛顿邮局 J. E.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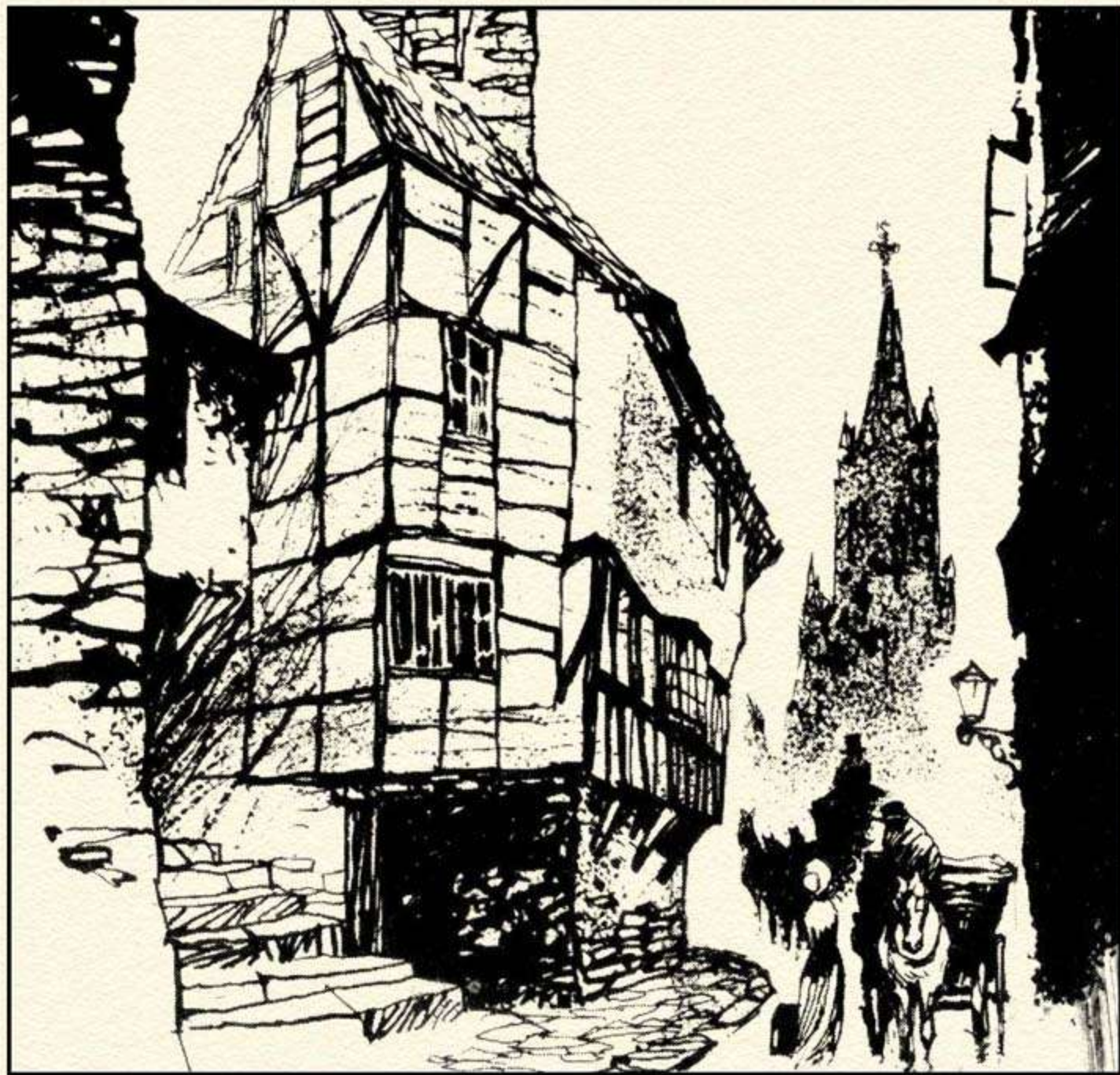
一周以后，我到邮局去，收到一封回信。它写道：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，需要一名家庭教师，年俸三十镑。请 J. E. 将证明、姓名和全部情况，通知桑菲尔德，菲尔费克斯太太。



我注视着这种旧式的字迹，菲尔费克斯一定是上了年纪的太太。我想在她的家里，我准会平安无事。一年三十镑对我是一笔大价钱，在劳渥德，我一年才挣十五镑。



我写信告诉菲尔费克斯太太，在两周以后，我准备到桑菲尔德去担任家庭教师。我把东西准备好，放在一起。为了旅行，我刷好了黑呢旅行服、无边帽、手套和皮手筒。



我坐车来到米尔考特。这里有一个仆人，驾着一辆马车来接我。“到桑菲尔德有多远？”我问。“大约十六英里。”他回答着，并把我的箱子提起来，放在马车上。



他爬上驾驶车座上去，我也上了车。我们的车子开动了，走得很慢，花了一个半小时，天黑时才到了桑菲尔德大厦。



我被一个女仆带到一个暖和的小房间。一个身材不高、年纪较大的太太，穿着黑色丝绸长衣和讲究的白色围裙，坐在高背扶手椅上忙于编织；一只大猫坐在她脚边。



老妇人站
起身迎接我：
“你好，亲爱
的。到炉前来，
暖和暖和，好
吃晚饭。”接
着她就开始给
我拿掉披巾，
解开帽带。我
请求她不要麻
烦了。



我问：“你是菲尔费克斯太太吧？”她答：“是的，你说对了。坐下吧。”她转身对仆人说：“去准备一点热的尼格斯酒，切一两片夹肉面包。”仆人马上去拿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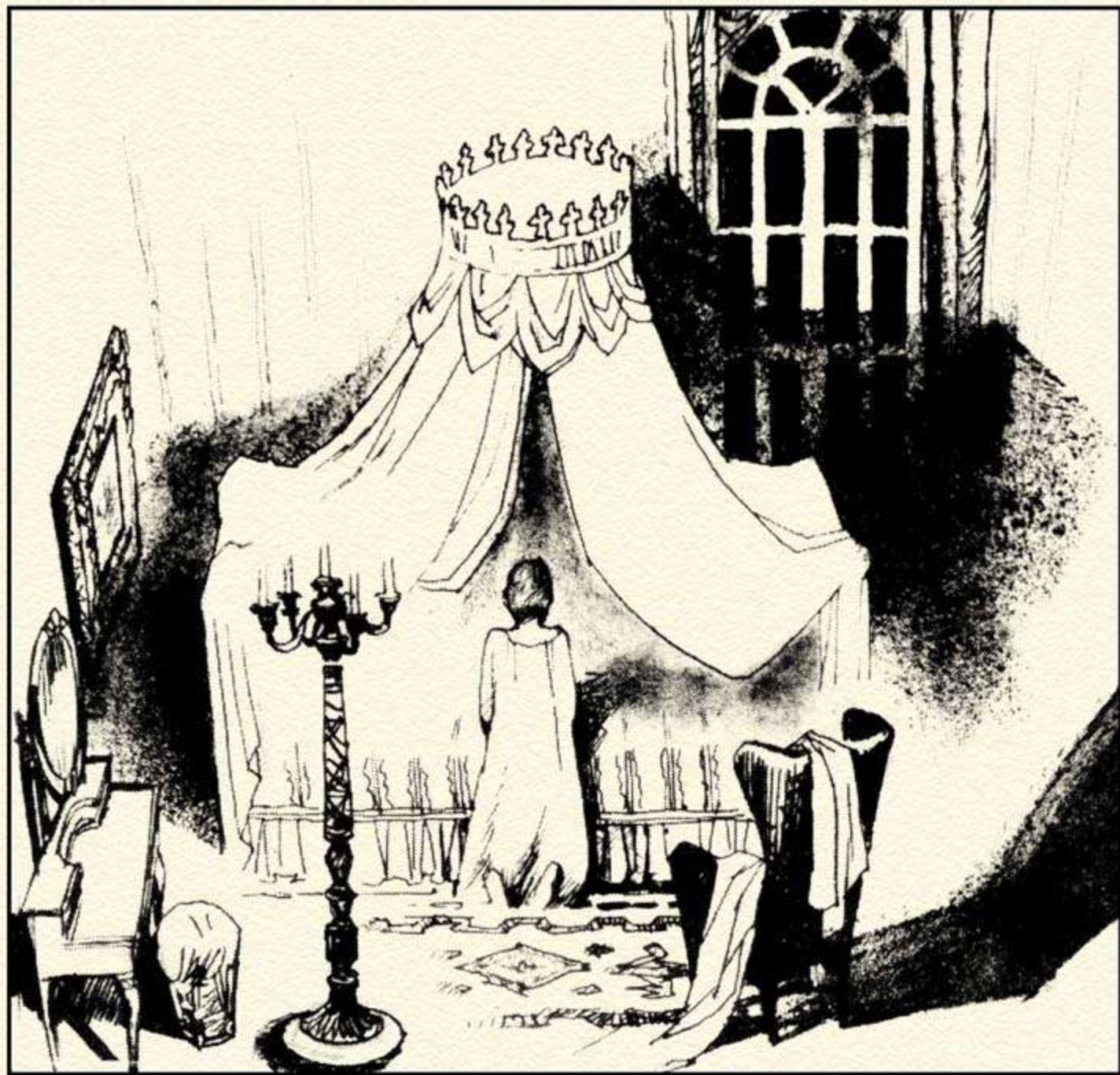
我吃了一
点她递给我的
东西，问道：
“今天晚上我
能见到菲尔费
克斯小姐吗？”
“菲尔费克斯
小姐？哦，你
是说瓦朗小姐
吧！瓦朗是你
学生的姓。”



“那么，她不是你的女儿罗？”我问。
“不是，——我没有亲人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，“我多高兴你来呀，这里是够寂寞的了。”



稍后，菲尔费克斯太太领着我上了宽敞的楼梯，沿着走廊，去往我的房间。



房子小而整洁。它有光泽的蓝色窗帘，和令人舒适的糊墙纸；地板上铺着地毯。它同劳渥德那染污的墙壁和光秃的地板，多么不一样。在睡觉前，我跪在床边，做了感谢的祈祷。

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早，到屋外游览。在花园转悠了一会儿，菲尔费克斯太太也出来了。

“桑菲尔德是个漂亮的地方，是不是？”她问。“我很喜欢这儿。”我答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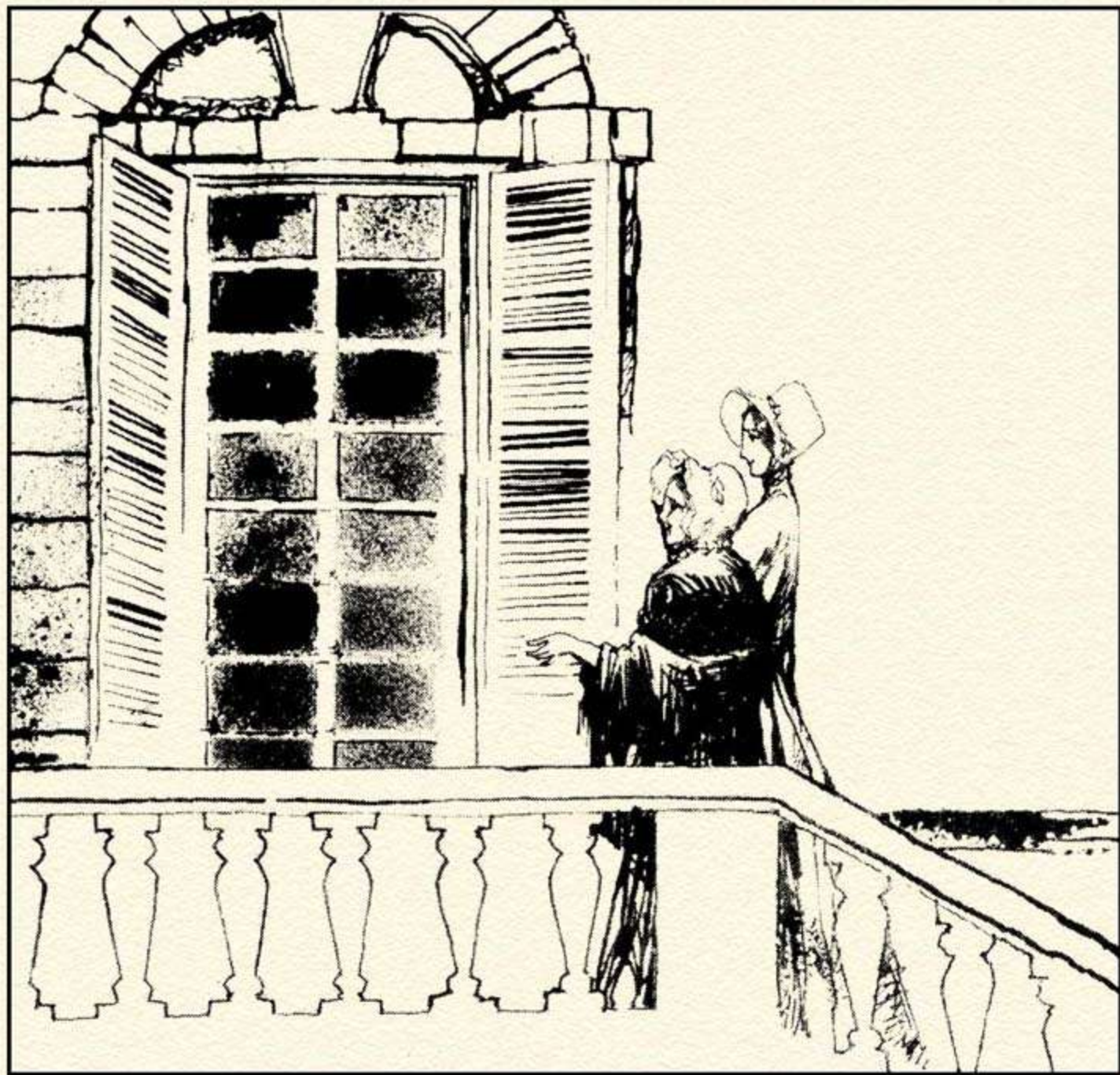


她说：“罗切斯特先生不常来。这里是不安静的。”我问：“罗切斯特先生？他是谁？”菲尔费克斯太太告诉我，罗切斯特先生是这里的主人。



我说：“我以为这地方是属于你的。”

“属于我？”菲尔费克斯太太乐了，“我不过是个管家。我跟罗切斯特家是远亲，现在这位罗切斯特先生的母亲姓菲尔费克斯，她的父亲和我丈夫的父亲是堂兄弟。”



“那个小姑娘——我的学生呢？”“她是受罗切斯特先生监护的孩子；他委托我给她找个家庭教师。你看，她和她的保姆来了。”我明白了，这个矮小的寡妇也是个受雇佣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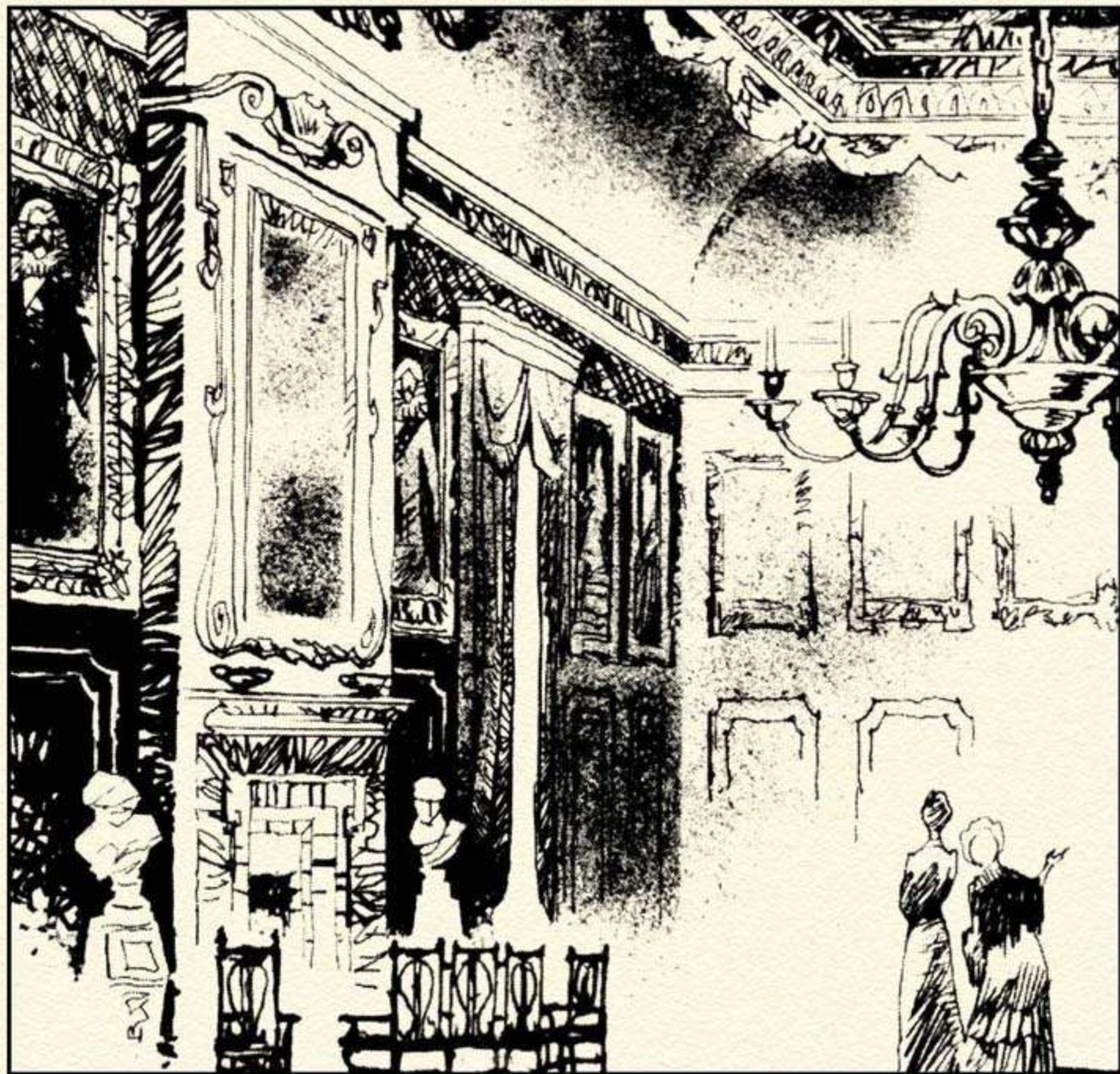
“早安，阿德拉小姐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，“这位小姐是你的老师。”一个瘦弱的小姑娘，约七八岁，满头金黄色卷发，站在我们面前。



“阿德拉出生在法国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，“她的妈妈在六个月前死去了。她和她的保姆说的是法国话。她们说的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”



幸亏我有个有利条件，我是跟一个法国女士学的法语。当我用法语跟阿德拉小姐谈话时，她是非常高兴的。我们愉快地进行了交谈，很快互相就熟悉了。



阿德拉小姐的法文名字叫阿黛勒。我给她上完课时，菲尔费克斯太太说要领我看看住宅。我们看过所有的房间和富丽的陈设以后，她又带我到最上一层房顶上去。



我跟她走上一道窄窄的楼梯到了顶楼，再从那儿爬上一部梯子，穿过一扇活门，来到房顶上。我们俯瞰着地面：花园、田间和树林，都展现在眼底。



然后，我们顺着梯子的下到黑暗无光的顶层房子里，走廊两侧的门是关着的，过道的一头只有一个小窗户透过一线亮光来。



我轻轻地向前走着。忽然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好象是短促地刺耳的笑声。它停了一会儿，又发作起来，而且响声越来越大，是一种讨厌的声音。



“菲尔费克斯太太！”我指着传出声音的房间问，“你听见那笑声吗？是谁啊？”她答道：“可能是格莱思·普尔，一个仆人。”接着她叫了一声，“格莱思！”



离我最近的那扇门打开了。走出一个身板粗壮，满头红发，面容冷酷而丑陋的妇女。“太闹了，格莱思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，“要记住跟你说过的话！”



格莱思默默地行了个屈膝礼，一声不吱地走进去。她把门关上了。“她是我们雇来做针线活的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对我说。然后，我们走下楼去。



我在桑菲尔德大厦跟菲尔费克斯太太、阿德拉小姐和仆人们相处有三个月了。正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到离这里两英里远的村子去邮信。



我快步走了约一英里路。天气冷得彻骨，我把斗篷裹紧，把双手藏在皮手筒里。因此，我并不觉得冷。



当我坐下来休息时，一只大狗紧挨着榛树干溜了过来，跟着一个人骑着马顺着小道跑过来。这人穿件带翻毛皮领的斗篷，宽肩膀，中等个，一副带有浓眉毛的黑色脸孔。



他从我身边过去了，看样子他有三十五岁光景。在我从阶梯上起来上路时，忽然那马一打滑，摔倒在冰道上。狗开始围着主人狂吠起来，然后跑到我跟前求援。



我走到跟前时，这人正使劲把他的两只脚抽出来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先是跪着，然后站起来。他把马拽起来。这时狗还在叫个不停。



“你受伤了吗，先生？”我问，“要是你受了伤，我可以到桑菲尔德府去叫人来帮助。”他抚摩着自己的脚和腿，一瘸一拐地走到路旁。



“谢谢你！我骨头没断，只是扭伤了筋。”他对我说，“你住在哪里？”我回答：“在桑菲尔德府。”“那是谁的房子？”“罗切斯特先生的。我是那里的家庭教师。”



“啊，家庭教师！”他重复一遍问，“你认识罗切斯特先生么？”
“不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。”我说。他试图站起来，刚一动，脸上就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

他望着我，说：“要是你愿意的话，可以稍微帮助我一下。”我同意了。他把手搭在我肩上，一瘸一拐地朝他的马走去，然后吃力地爬上马背，接着他求我把马鞭子递给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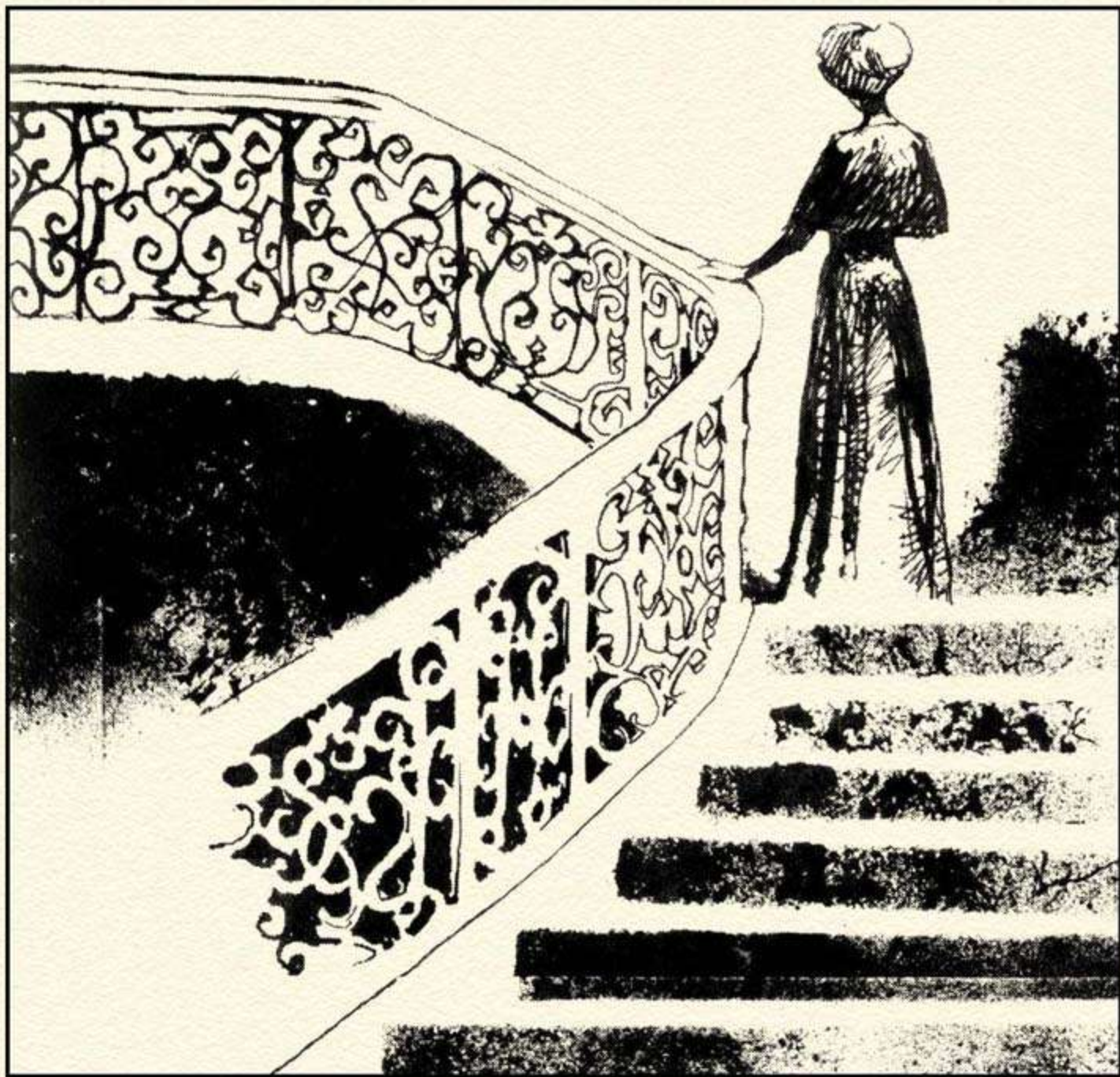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
你!”他说着，
用带马刺的鞋
跟将马刺了一
下，那匹马奔
腾起来。狗急
急地跟在后
面。转眼，他
就跑远了。



我寄完信回到桑菲尔德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穿过敞开着的大门，走到菲尔费克斯太太房间的过道，就听到传出来的快活声音，还可听见阿黛勒小姐的童声童气夹杂在里边。



菲尔费克斯太太不在她的房间，我在小道上瞧见的大黑狗却蹣伏在火炉旁。“这狗是哪来的？”我问女仆。“它是跟罗切斯特先生来的。”听回答，我不禁吃惊地想：那位摔伤的先生，原来就是我的主人啊！



仆人继续对我说：“主人刚到。他出了事故，马在结冰的小路上摔倒了。医生已经来了，这时正在罗切斯特先生那里呢。”这更证实了我的所见。她走了以后，我也上楼去睡觉了。



这天晚上，罗切斯特先生按照外科医生的吩咐，很早就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他起得很晚，他的代理人和他的一些佃户来了，跟他谈着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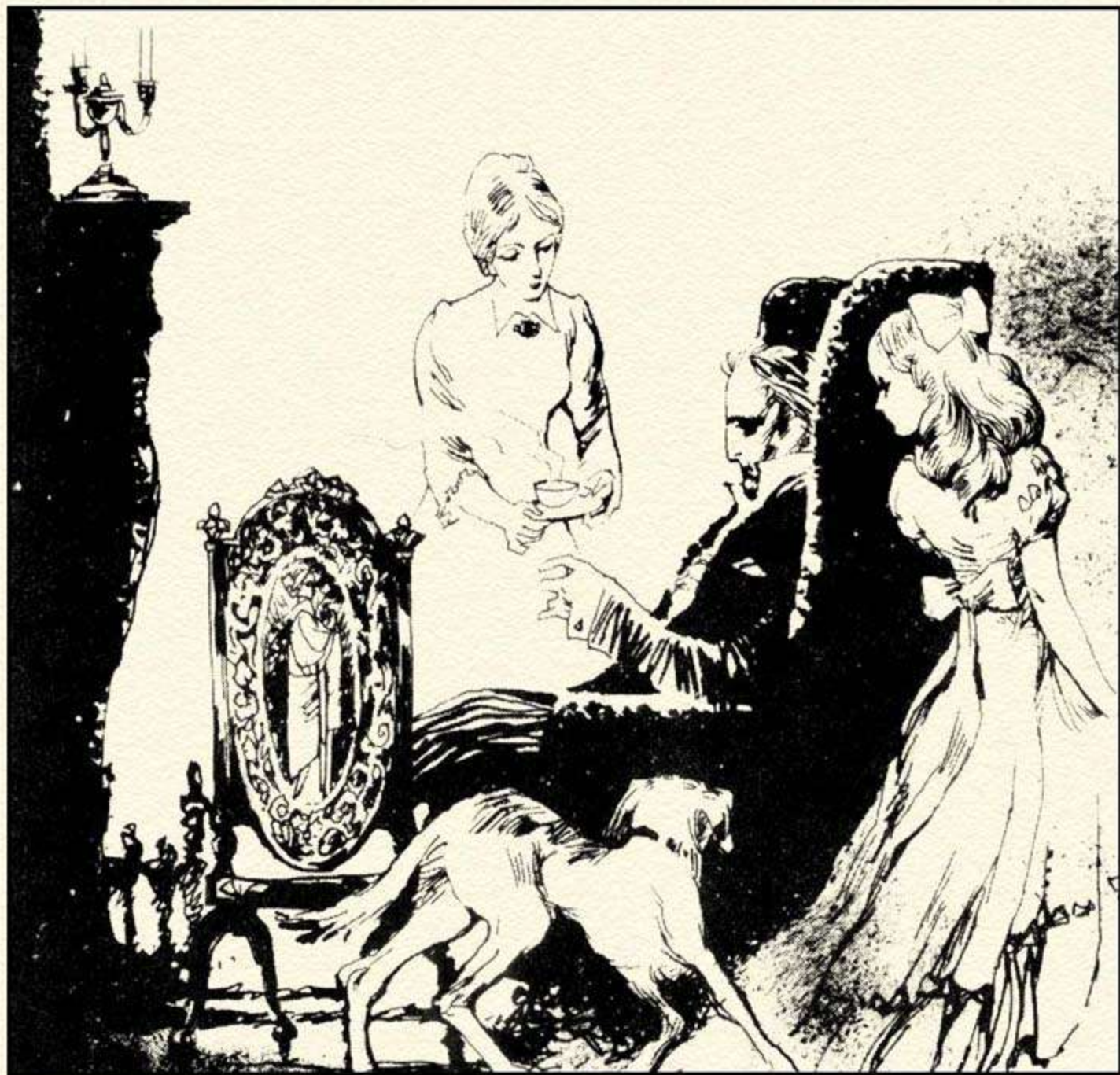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忙了一天事务。晚上六点钟，他让菲尔费克斯太太来叫我去喝茶。我在菲尔费克斯太太陪同下，向客厅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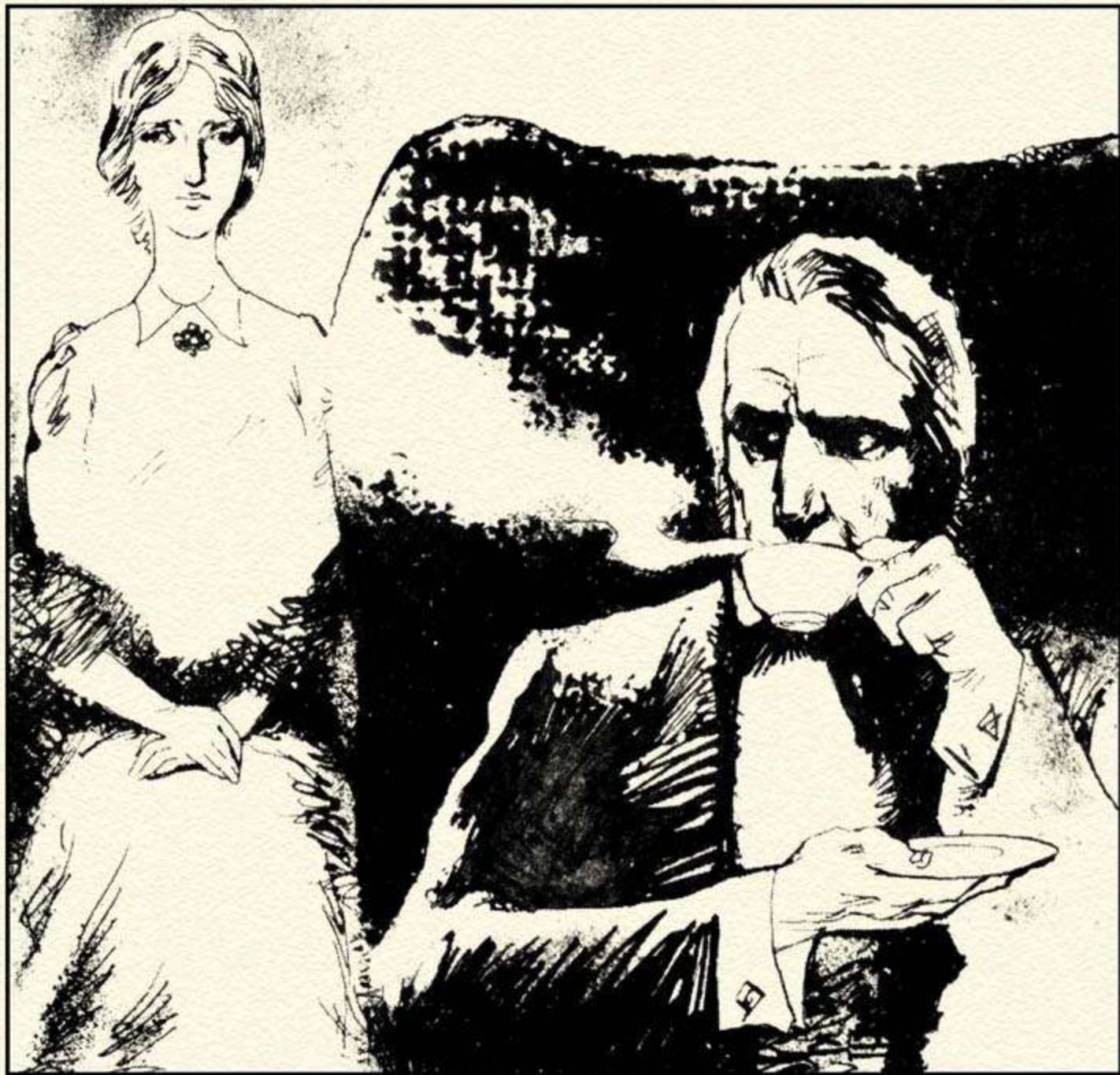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半靠在卧榻上，一只脚用靠垫垫着。我认得出他那宽阔的身材和一头黑发。他正注视着阿黛勒小姐。那只狗躺在壁炉旁边取暖；阿黛勒小姐跪在它旁边。



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：“这是爱小姐，先生。”罗切斯特先生眼光还是没有离开狗和孩子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让爱小姐坐下吧。”我毫不拘束地坐了下来。



“太太，我要一杯茶。”罗切斯特先生说。菲尔费克斯太太倒了一杯茶，然后由我递给他。他告诉阿黛勒带着那只狗到外边去玩。



我靠炉前坐下。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你教阿黛勒很辛苦。她并不聪明，你教她以后，她有很大进步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答：“劳渥德学校。”“你在那里呆了多久？”“八年，我去那时才十岁。”



他又问：“你的父母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父母，我不记得他们了。”于是，他又要求我给他弹钢琴听听。我就弹起钢琴来，直到他喊道：“行啦！你弹得不算好。你会画画，把画拿来给我看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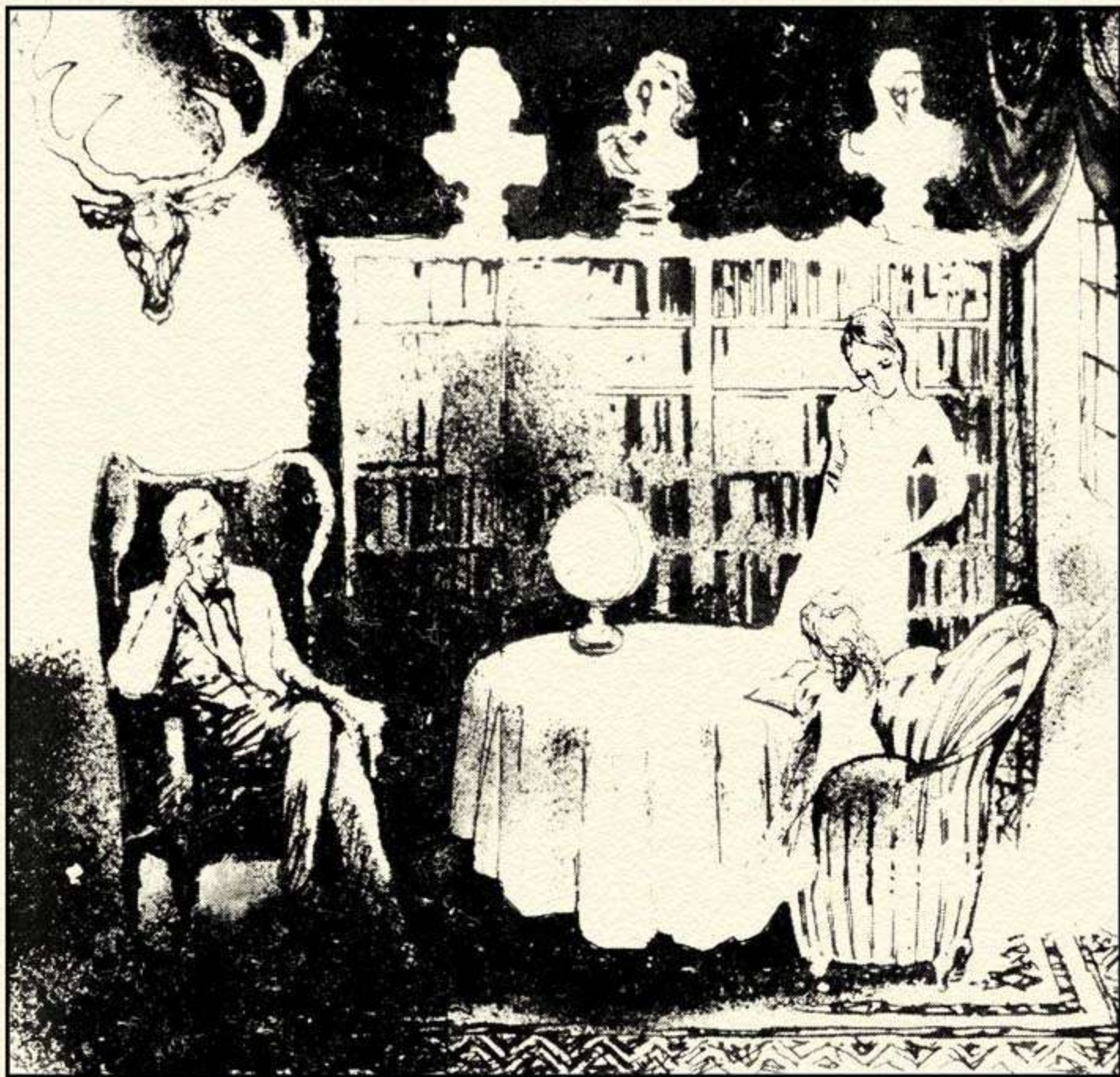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我在劳渥德学校时画的画拿来。他看得很仔细。然后，他淡淡地说：“这些画作为女学生的作品是不平常的。至于思想，却有股妖气。哪，把画拿走！”



我把画夹的带子系好。他看看表，突然说：“九点了，爱小姐，你去带阿黛勒睡觉吧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叠起她的织物，我拿了我的画夹，我们对他行了屈膝礼。他冷冷地点一下头算是回礼。



我安排阿黛勒上床睡觉以后，去到菲尔费克斯太太房间里。我说：“罗切斯特先生是十分粗鲁的。”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：“他有家庭的困难，使他烦恼。”



菲尔费克斯太太告诉我，罗切斯特先生不喜欢桑菲尔德，每次来到这儿从不呆过两周以上时间。但是，他这次住在这里的时间长的多了。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和气而友好，我可以同他不拘束地交谈。



一天夜里，
我躺在床上时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。卧室里一片漆黑，我坐起来留神细听，一切又寂然无声。我又躺下打算睡觉，那时时钟打了两下。



不一会儿，我似乎听见有人在我门口。“那是谁？”我问。没有人回答，我吓得毛骨悚然。接着我听见一种可怕的声音，一种细微的邪恶的狞笑声。它好象就在我门口。



不久，有个什么东西咕咕地响着，呻吟着。然后，有脚步沿着过道朝三楼楼梯那儿走过去，传来开门关门声。我想：“那是格莱思·普尔吗？她中了魔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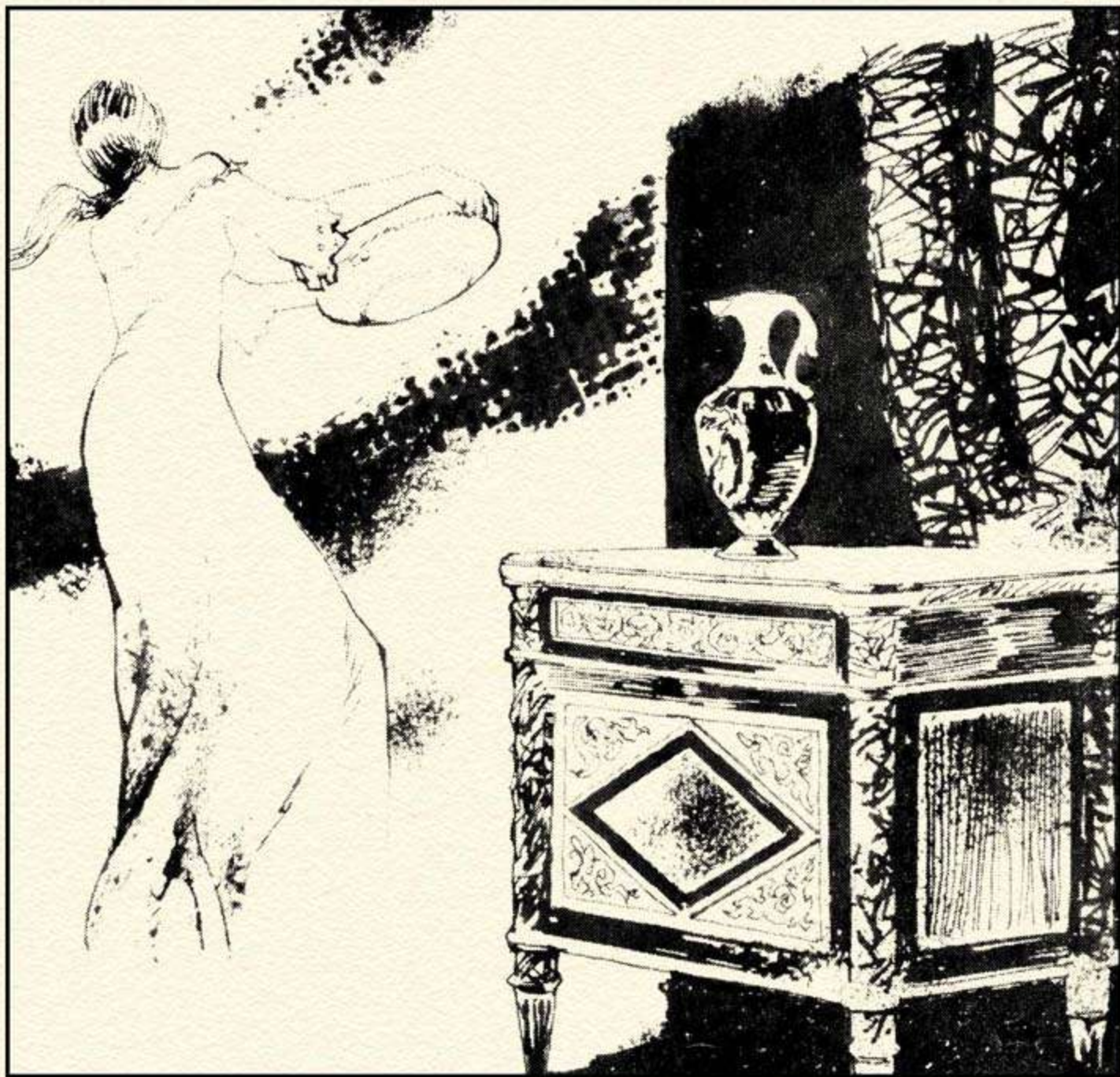
我再也不可能一个人待在这里了，必须马上去找菲尔费克斯太太。我哆哆嗦嗦地拉开门闩，打开门。



就在门外面，有一支点燃着的蜡烛，放在过道的地板上。空气中充满了从罗切斯特先生卧室里冒出的烟雾。这更使我吃了一惊。



我赶紧跑进罗切斯特先生的房间去。罗切斯特先生床铺的四周全是一闪一闪的火苗，但他却睡得很死。我喊道：“醒来！醒来！”他的床单已烧着，我使劲推他。他翻了个身，没有醒。



我冲到他
的脸盆和水罐
跟前，幸而脸
盆很大，水罐
很深，而且都
盛满了水。我
急忙用水往床
上泼去，火焰
终于给扑灭
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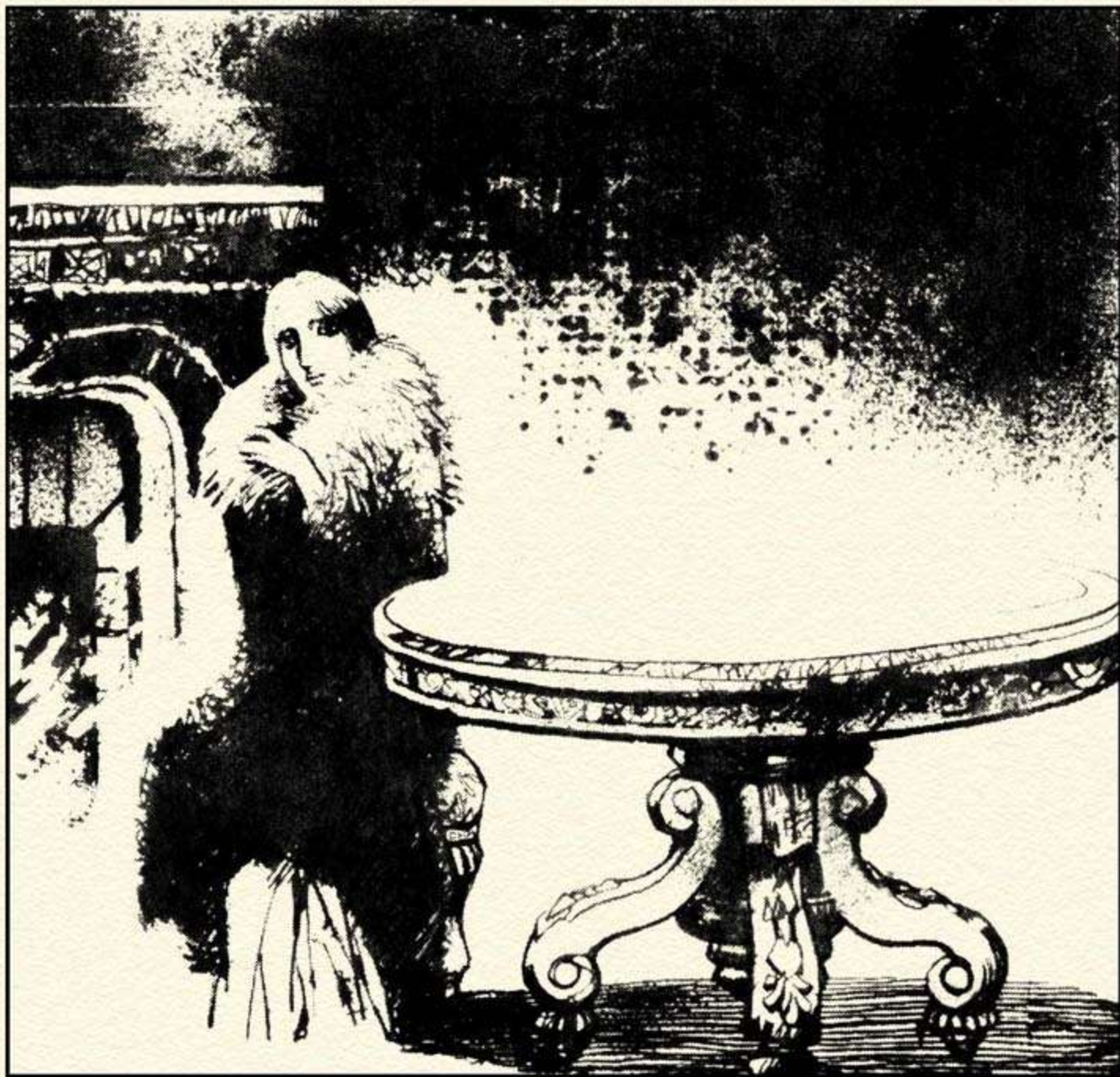
冷水使罗切斯特先生惊醒过来。他发现自己躺在湿冷冷的床上，愤怒地叫道：“发大水了吗？”“不，先生。是着火了！”我说，“快起来。有人企图烧死你，你必须查出是谁干的！”



我到过道上把蜡烛拿来。他接过去，举起来，查看被火烧了的床单，问：“谁干的这事？”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听到的奇怪声音，以及过道的烟火把我引到他的房间里来的经过。



在我说给他听时，看来他是烦恼多于惊奇。我说：“我去招呼菲尔费克斯太太。”他说：“不，让她睡吧。”



罗切斯特先生让我披上他的披风，坐着等他。他要离开这里几分钟。然后，他拿着蜡烛走出房间。我听到他上了楼。



走了好久之后，罗切斯特先生回来了。他脸色发白，而且忧伤。他问我：“你说在打开门的时候听到一种笑声，在这以前你也听到过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那笑声很象格莱思·普尔。”



罗切斯特先生想了想说：“格莱思·普尔？你猜是她干的吗？她是个奇怪的人。现在你回自己的房间去，关于今晚发生的事，你不要对任何人说。”“那么晚安，先生！”我说着就要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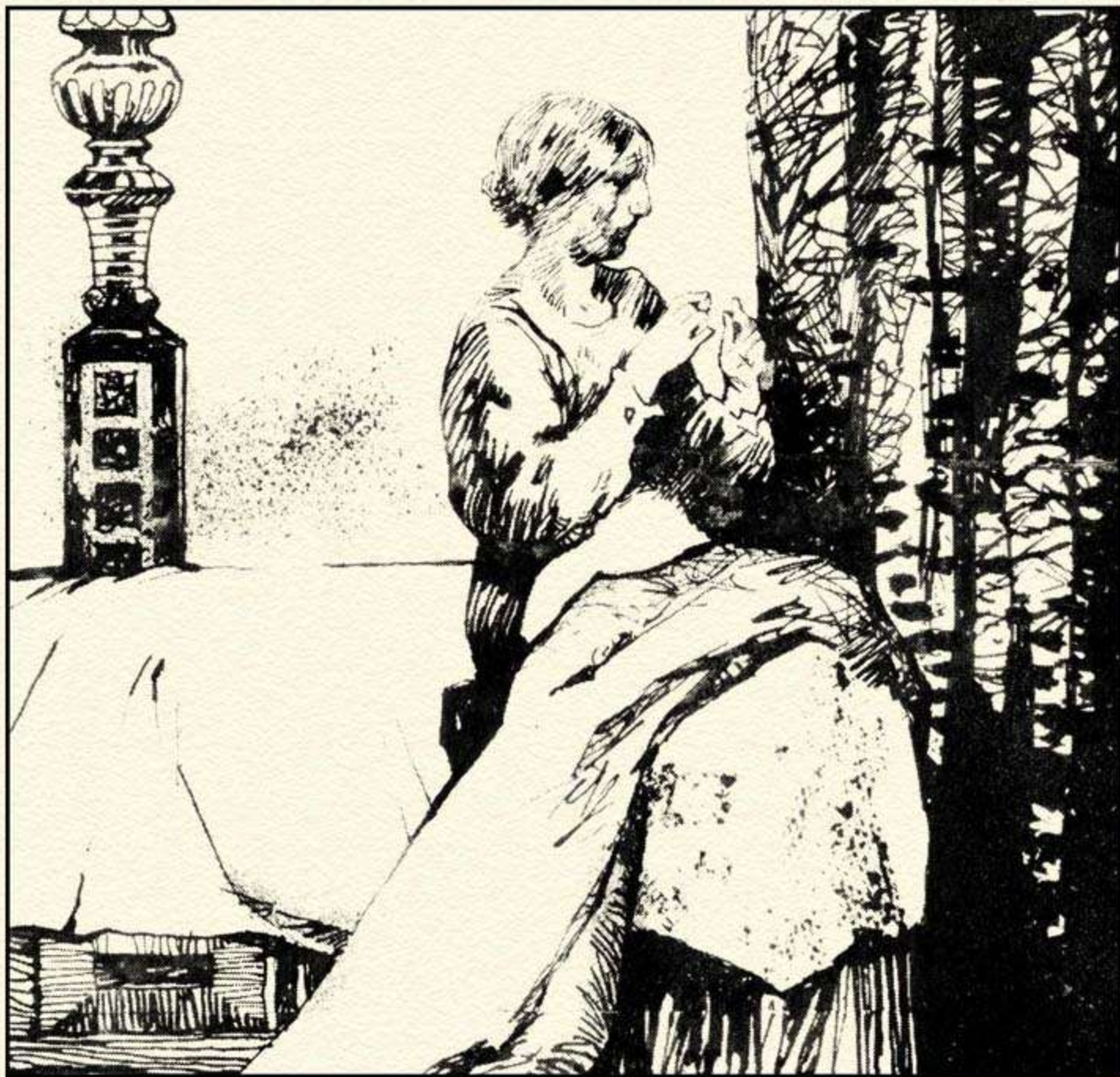
他嚷道：
“在你离开我
之前，我可以
向你道谢吗？
今晚你救了我
性命，我欠了
你的恩情！”
我说：“你没
欠我什么。晚
安，先生。”
他双手握住我
的手，表示他
的谢意。然后，
我走了。



第二天早晨，我盼望看见我的主人，但他没有到课堂附近来。当我下楼去吃饭时，我瞧见他的卧室已经收拾好了，一个女人坐在床前给新帐帘安吊环，那女人正是格莱思·普尔。



我装着不知道昨夜的事，问道：“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格莱思·普尔说：“主人点燃蜡烛睡着了，帐帘着了火。幸亏他醒了，想办法用水把火扑灭了。”



“昨晚我听到奇怪的笑声和匆匆的脚步声！”我边说边盯视着格莱思·普尔。她这时拿了一根线，手很平稳地把线穿过了针眼，镇静地说：“小姐，你一定是在做梦吧。”



在失火以后，罗切斯特先生离开了桑菲尔德。过了两周，他又回来了，还带来一伙朋友，其中有一位布兰奇·英格拉姆小姐，是个极漂亮和富有的女士。她和罗切斯特先生在一起弹琴，唱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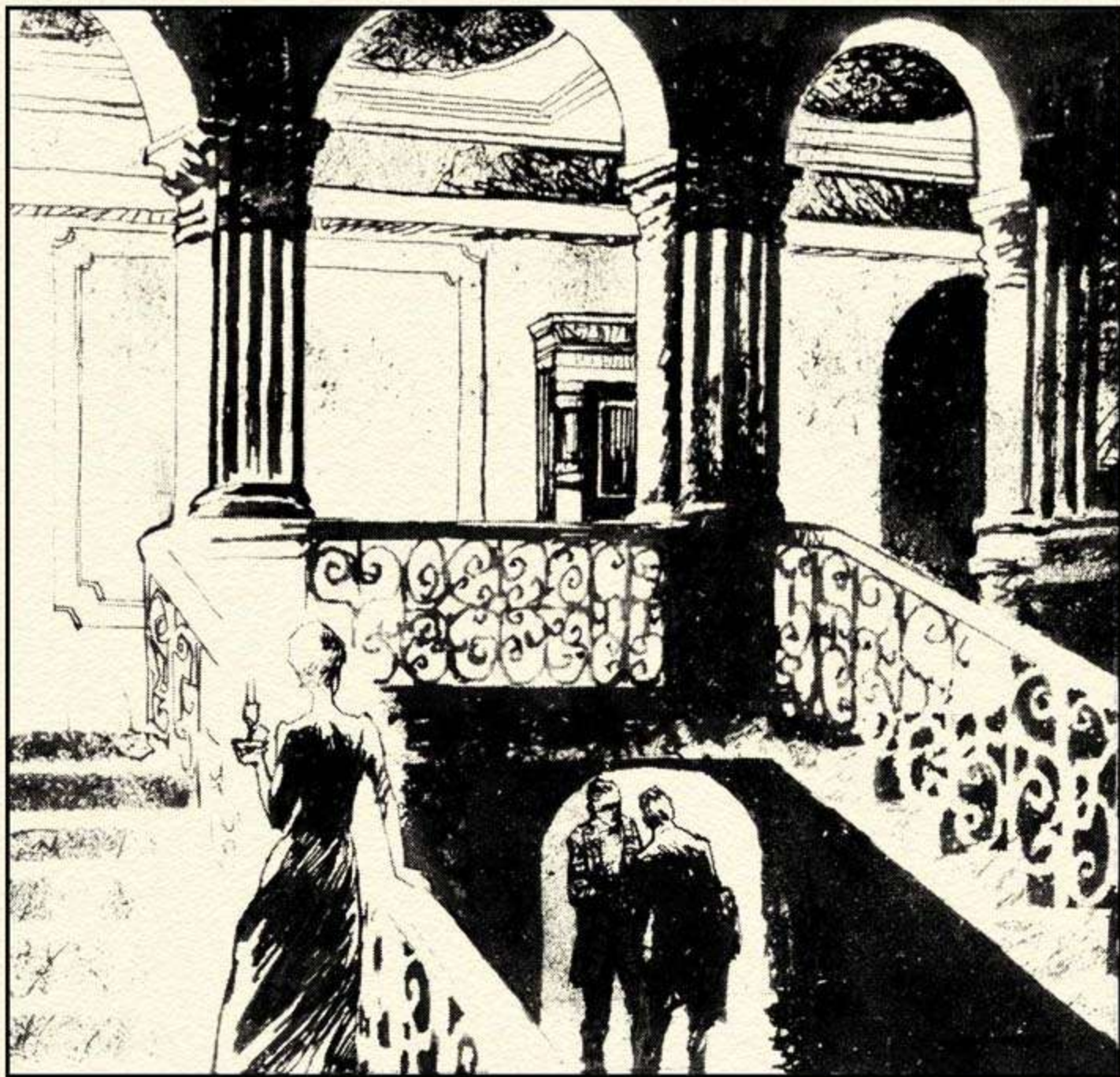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喜欢英格拉姆小姐。她对我显出一副冷漠而傲慢的情绪。罗切斯特先生似乎觉得她妩媚动人，总是跟她形影不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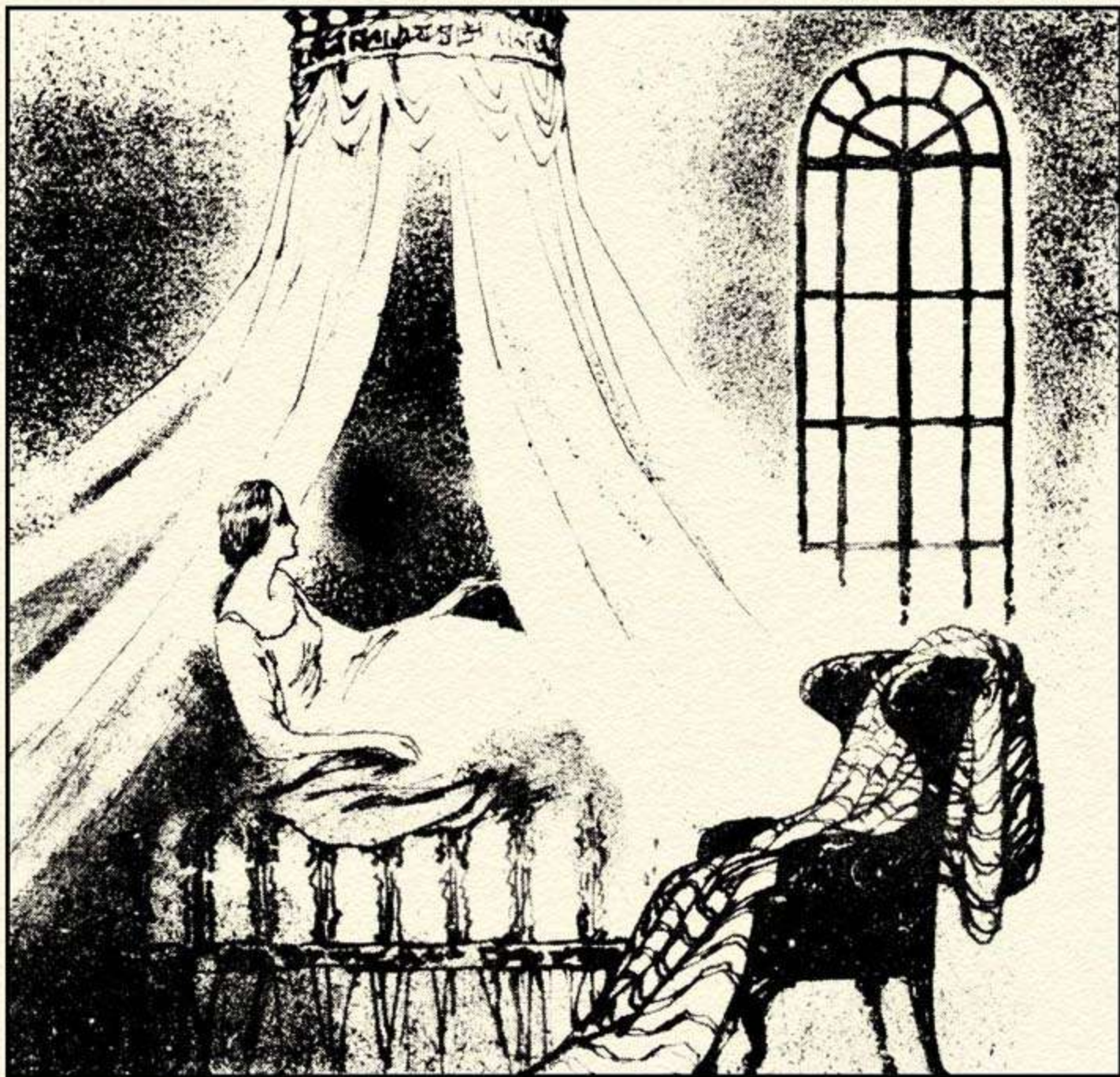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罗切斯特先生出去了。当他在夜里很晚回来时，我告诉他，有一个叫梅森的陌生人，从西印度来的，正等着呢。罗切斯特先生一听，脸色变得惨白，神情有些紧张。



罗切斯特先生极度苍白的脸色慢慢消失了，他稍微露出点笑容，说：“这事使我感到惊讶！简，带他到这儿来，随后你就离开我。”我答应着：“是，先生。”



我找到了梅森先生，捎了口信。我在前面带他走出屋子，来见罗切斯特先生。然后，我就上楼去了。



我忘了放下帐子，也忘了拉下窗帘。结果，又圆又亮的月亮把我照醒了。我望着月亮，它真美，可是太肃穆了。我欠身起来，伸手把帐子放下。



忽然，我听到刺耳的呼喊声：“救命！罗切斯特，快来啊！罗切斯特，救命啊！”一扇房门被打开了，有人沿着过道跑过去。我又听到一种东西掉落在上层房子的地板上。



我穿上衣服走出房间。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门口，问道：“哦！怎么回事？”“谁受伤了？”“出了什么事？”“罗切斯特先生上哪儿去了？”四面八方乱哄哄地奔跑着，过道里挤满了人。



罗切斯特从楼上下来，大声说：“一切都好！只是一个佣人魔住了。毫无疑问，她一定是把梦当作鬼怪出现，吓得喊叫起来。”他命令大家都散去，人们就全部回到自己的卧室里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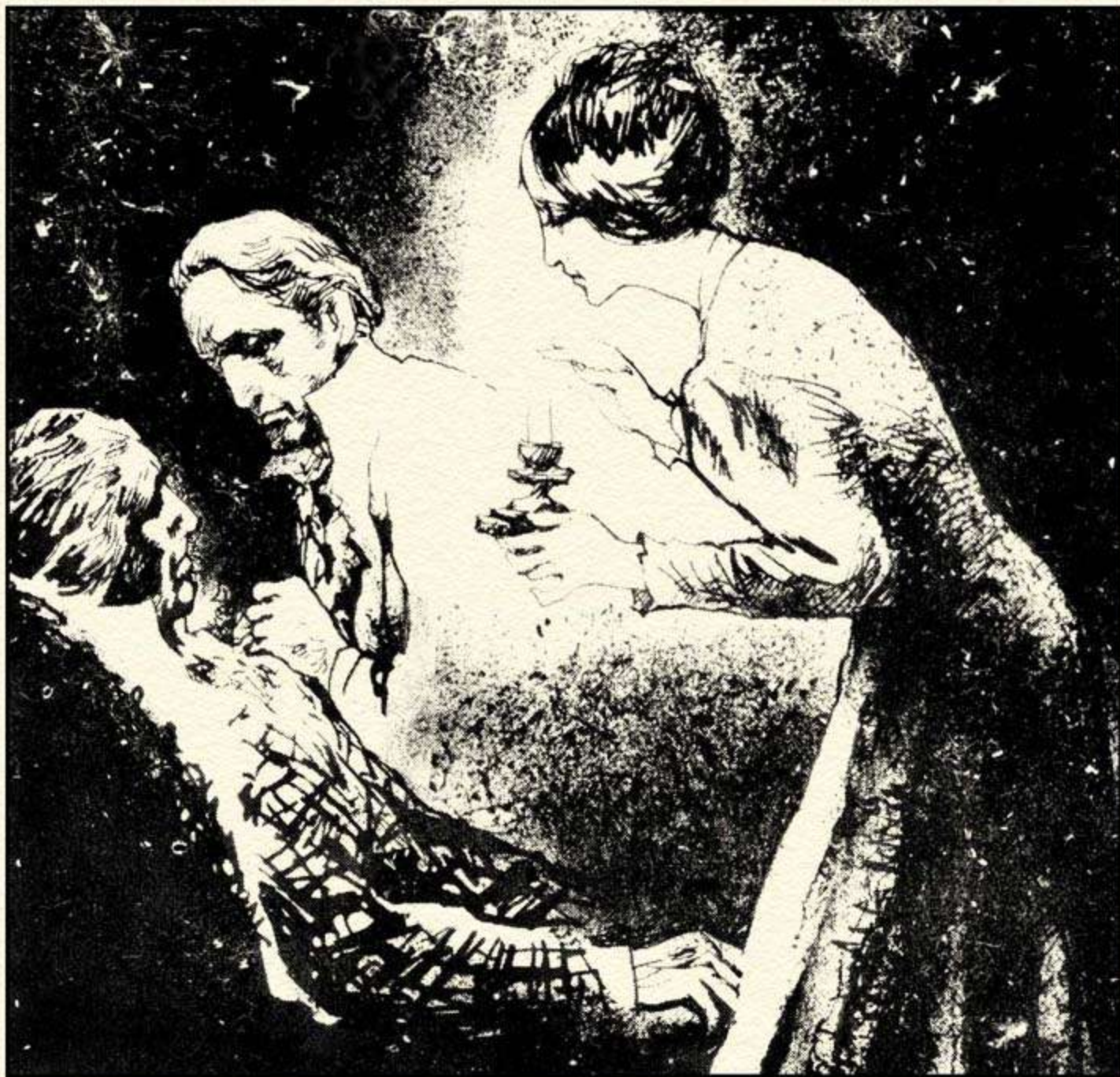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但还没有上床。当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，我听到敲门声。罗切斯特先生拿着一只蜡烛站在门外。他说：“马上来一下，简。”



他领着我到楼上一个房间里。我以前同菲尔费克斯太太到过这里，可那时没注意到窗帘后面有一个门，那门现在打开了，从里边传出低声的咆哮和高声的大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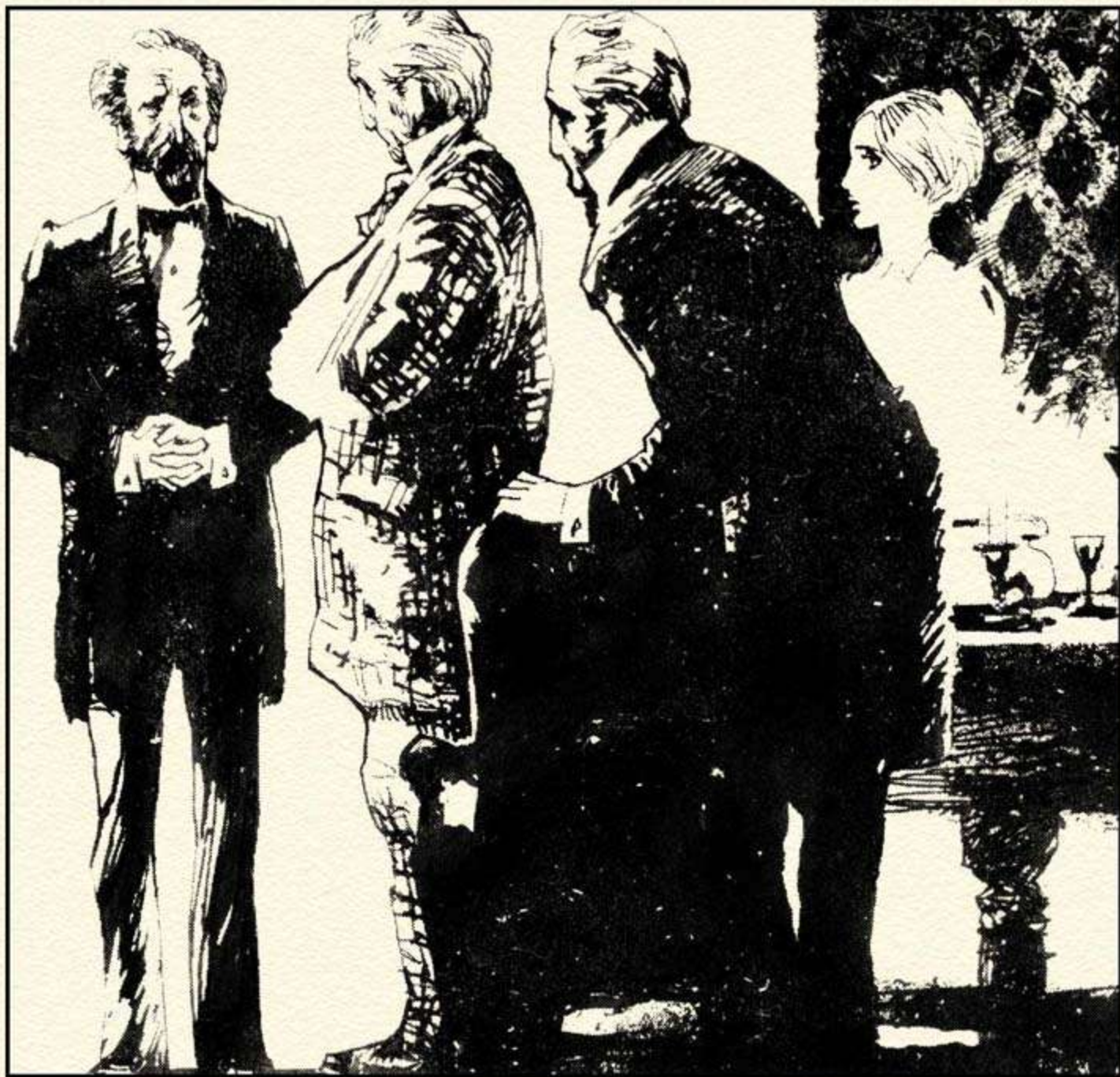
那笑声很象格莱思·普尔的声音，她一定在里面。罗切斯特先生迅速关上门，并且用手向附近一张安乐椅指了指。我认出那是梅森先生坐在安乐椅里。他双眼紧闭，一只胳膊的袖子被撕破。



罗切斯特先生让我拿着蜡烛，他给梅森洗那只流了血的胳膊。然后，罗切斯特先生出去找医生。



不一会儿，医生来了。医生给梅森包扎着伤口，问：“怎么搞的？这里还有牙齿印。”梅森先生喃喃地说：“她咬我。在罗切斯特先生从她手里夺走刀的时候，她象只雌老虎似地撕咬着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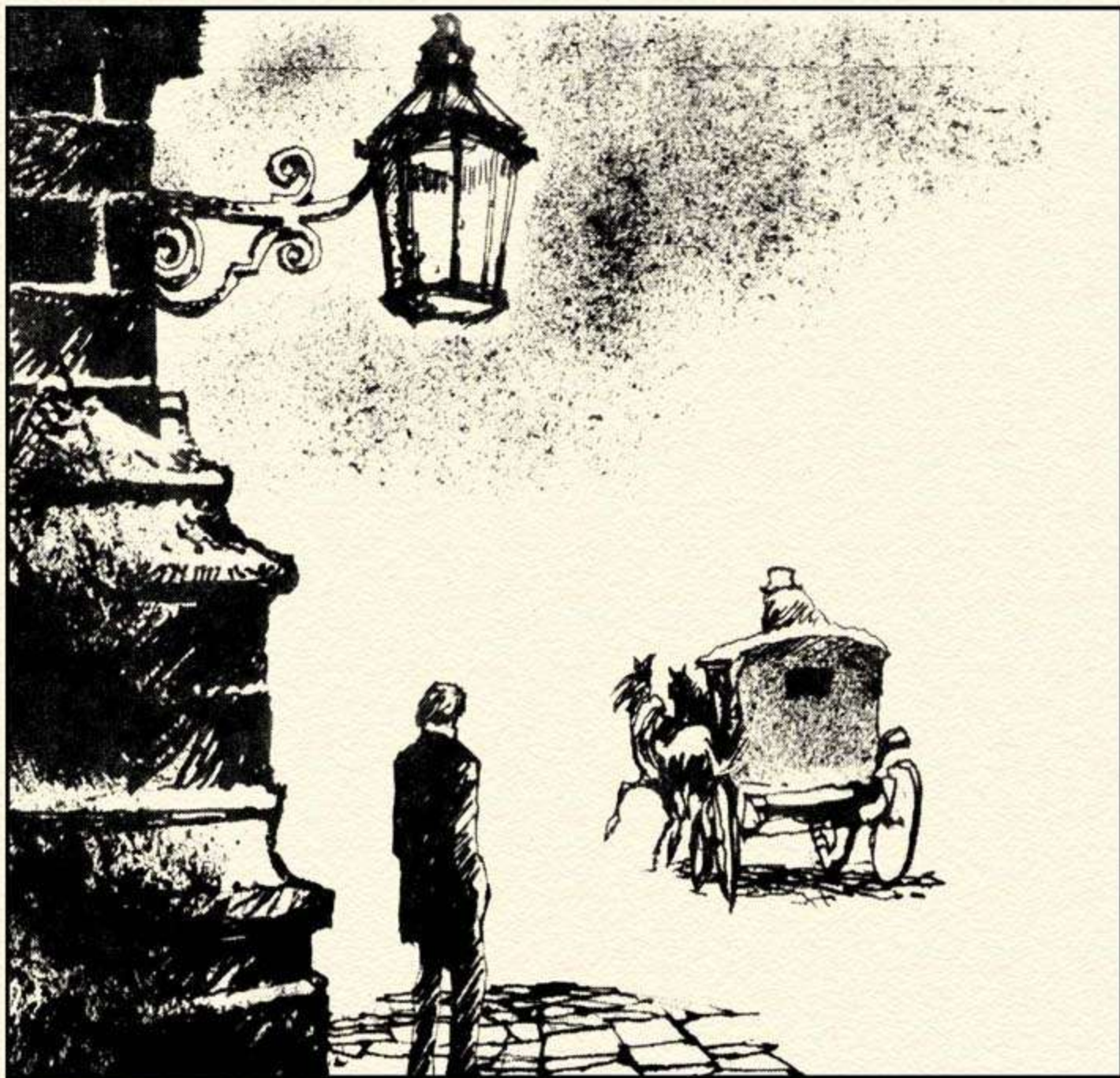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我告诫过你，不要独自一个人接近她。你在今晚就去见她，而且是一个人去，那简直是糊涂。”医生给梅森吃了药。病人坐了几分钟，站了起来说：“我觉着好点儿了。”



这时候是五点半，罗切斯特先生和外科医生扶着梅森下了楼。外边有马车在等候着。



梅森上了
马车，哭着对
罗切斯特先生
说：“让她受
到照料，让她
受到温和的对
待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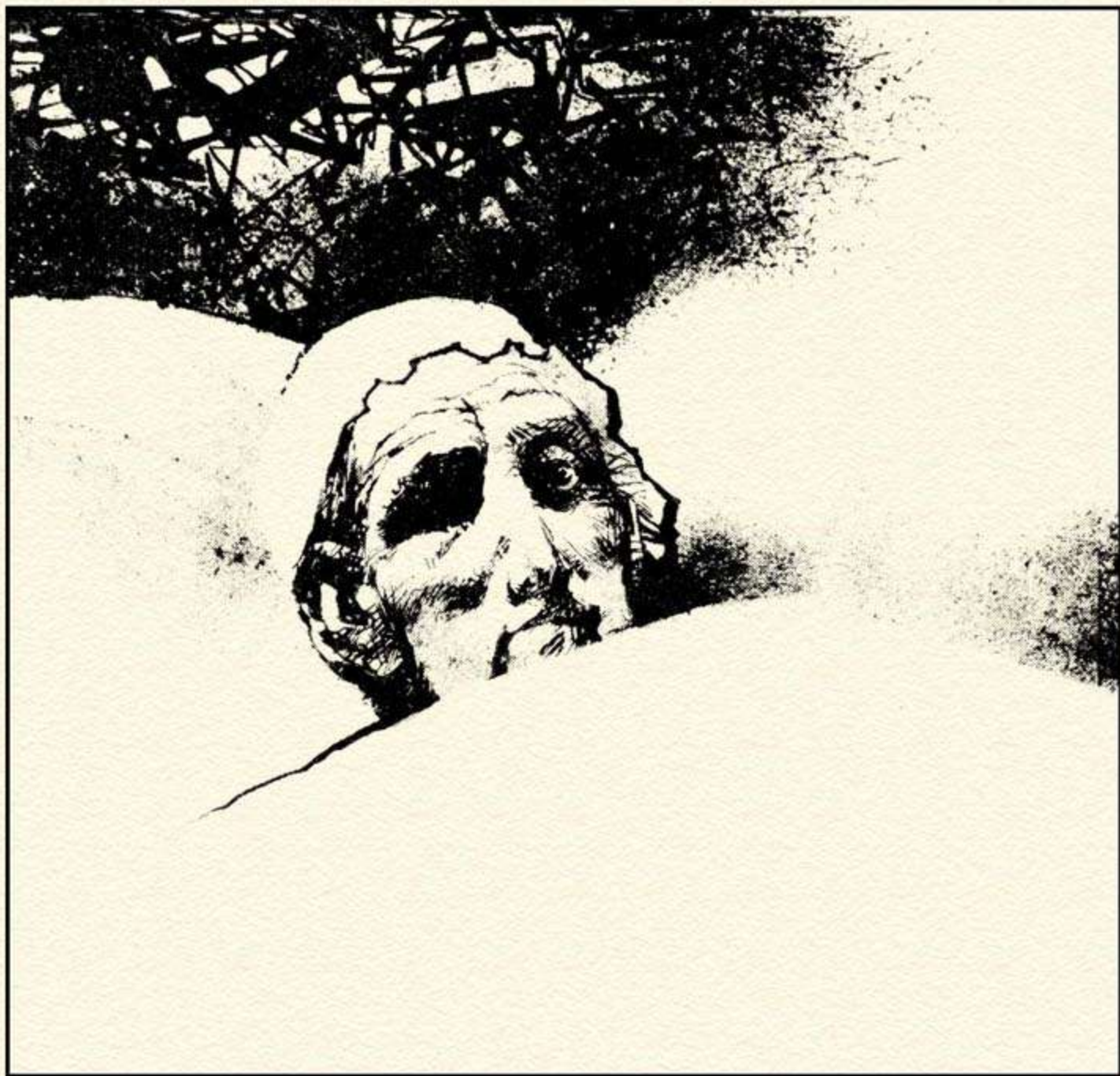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我尽力而为；过去这样，将来也这样。”说着，他随手关上马车门，马车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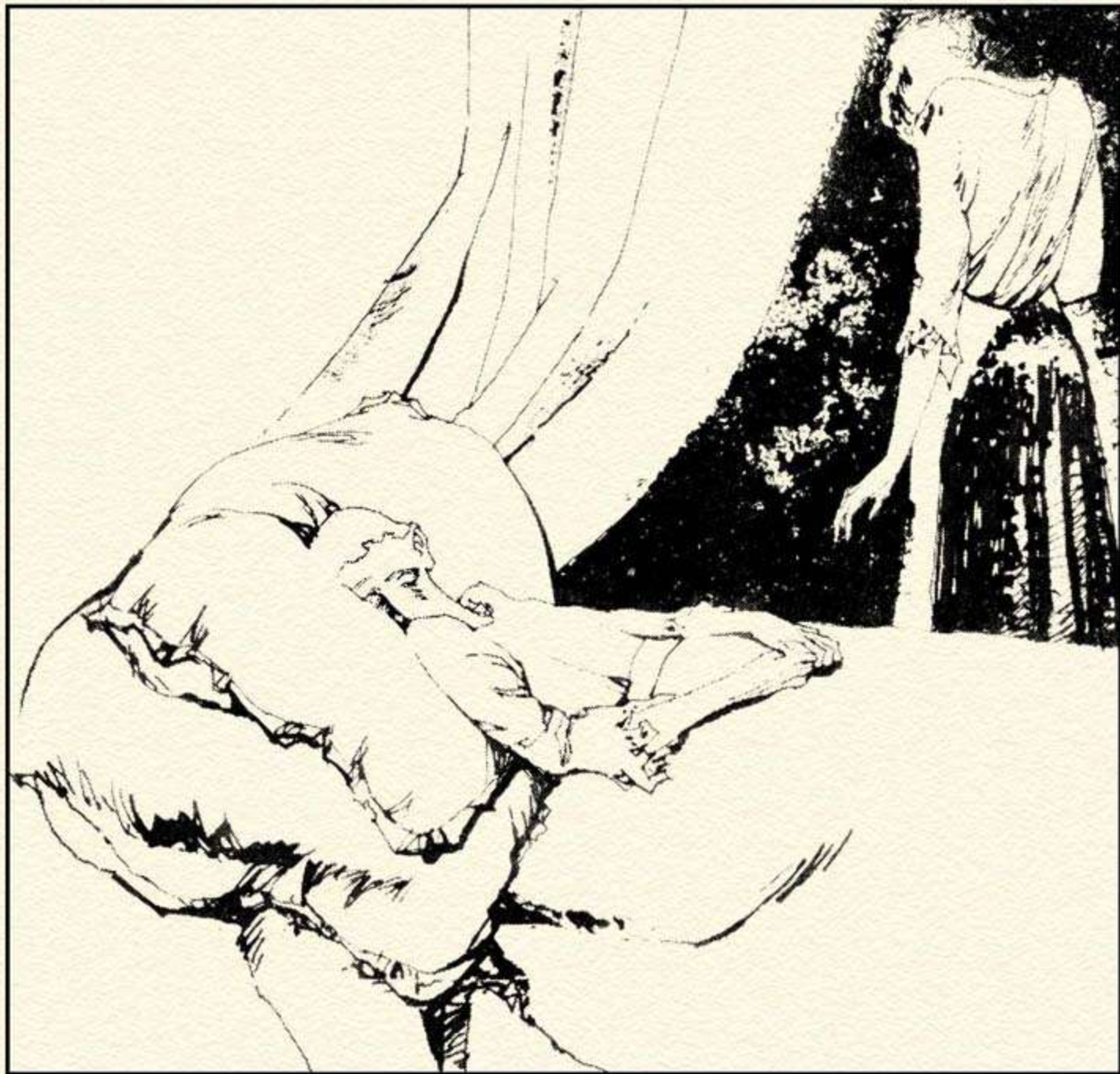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，
在盖兹海德的
舅妈里德太太
派人叫我回
去。她已病危，
想要看我一
眼。罗切斯特
先生不想让我
走，但是我答
应尽快回到桑
菲尔德来。



到了盖兹海德，我看见舅妈快要死了。在她将要咽气的那天晚上，她告诉我，三年前我的叔叔曾从麦地拉来信，问她我在什么地方，他积蓄了一笔巨款，想要把我作为自己的女儿收养。



里德太太喘着气说：“因为我恨你，不愿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忘不了你对我发过火！所以我回信告诉你那叔叔，说你早已在劳渥德害热病死了。”



我试图告诉舅妈，我早已把过去的一切忘掉了。但是她直到死，对我仍然是严厉、冷酷，把我怀恨在心。就在那夜十二点钟，她去世了。



我在盖兹海德接到了菲尔克太太的来信，说罗切斯特先生已去伦敦，我们猜想他准是筹办和英格拉姆小姐的婚事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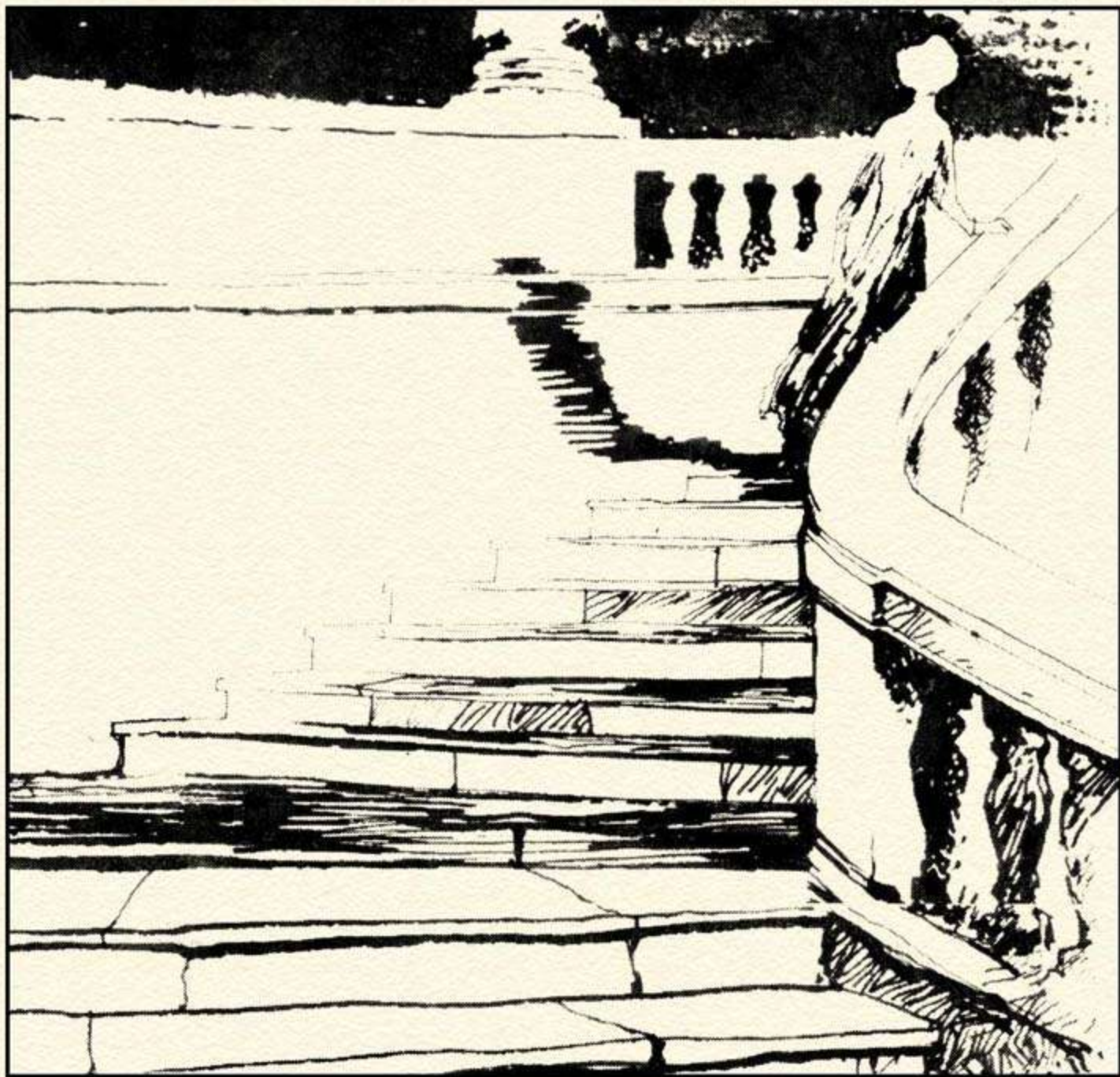
我多么伤心，因为我明白，如果罗切斯特先生同英格拉姆小姐结婚，我将不得不离开桑菲尔德府了。我要返回桑菲尔德的日子快到了，我的心里越来越不安。



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我走进桑菲尔德时，我瞅见罗切斯特先生坐在窄窄的石头阶梯上等我。这光景，使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

“喂！”
他喊道，“你回来啦！我以为你把我遗忘了。”我走过去回答：“菲尔费克斯太太在信中告诉我，你到伦敦去了，先生。”



罗切斯特先生问：“她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到伦敦去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告诉了，先生！人人都知道你去干什么。”然后，我不想再说什么，就一声不响地走过了阶梯，向里面走去。



小阿黛勒一看见我，欢喜地跑了过来。菲尔费克斯太太用她往常的质朴友情来迎接我。她们的欢迎，使我感到愉快。我尽力不去想罗切斯特先生的婚事。

简 爱

(上)

李遵义 改编

庞邦本 绘画

*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文字编辑：张月华

美术编辑：李皓

辽宁省新华书店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 印张：

印数：1—331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7161·0279 定价：2.23